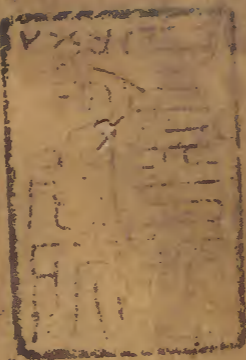


歴代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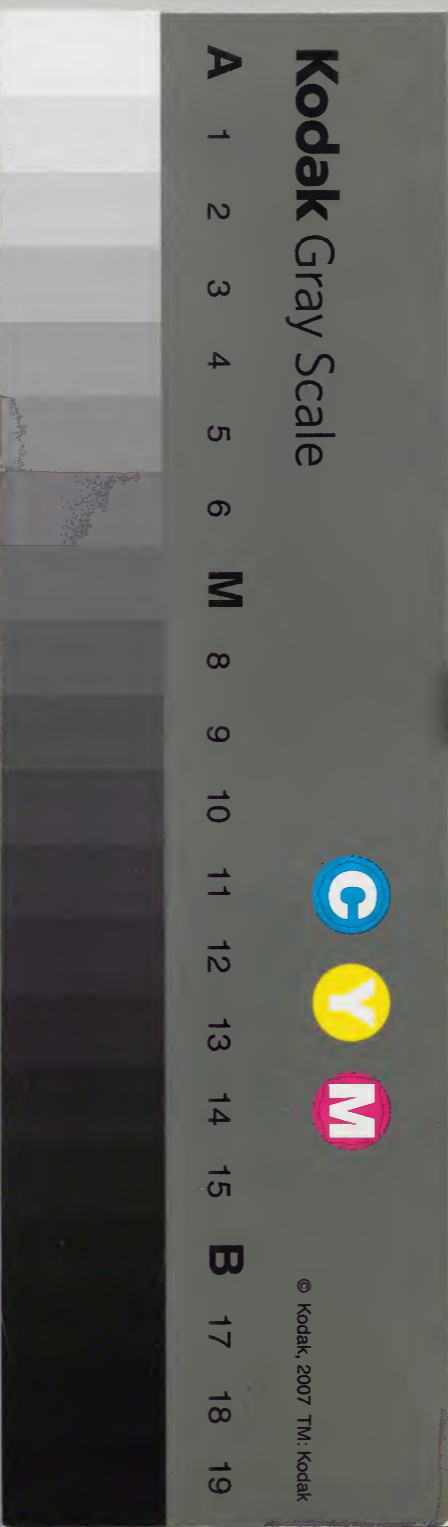
二十一之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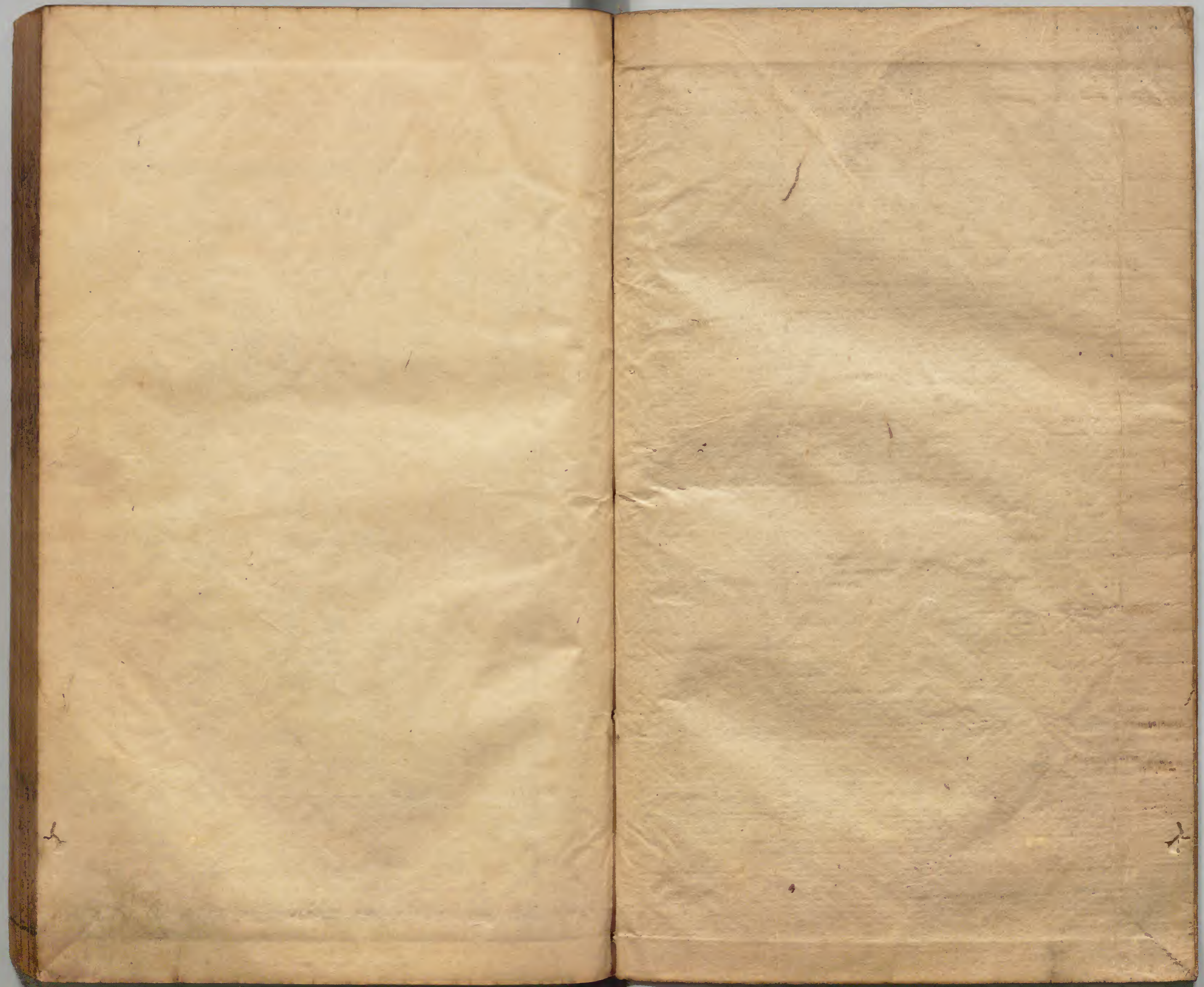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八	二	一	一	
四	七	三	一	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九	八	二	一	
四	七	三	一	
類	號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847	
冊數	10 (1)		
函號	308	63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五代小史卷之二十一

龍城錄

吳嶠精明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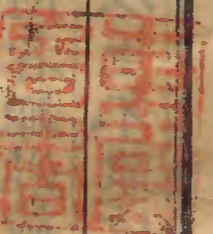
柳宗元撰

吳嶠雲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袁天剛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謹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

羊鼻公



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電遶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王笈金科祕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細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頷頷頃曰

上帝敕下汝僊品已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颶起圻帷裂幙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户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闥中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爲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王清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圻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台人問歸計柰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翬翬而過明日至登

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
僊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常頤下有鬚
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鬮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
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
信後卒如言句者豈非異人乎

房元齡爲相無嗣

房元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柰無
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
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憤少年風姿磊落神僊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
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
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旣寤檢鄴中書
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憇僕車於松
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
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
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
觀頃醉寢師雄亦惜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

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

李太白得僊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僊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久其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胃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衣塵圖內明皇

取卷愛王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知云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一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六郎死

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
昨奉東嶽命獄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尸骨
在此因少憇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
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其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
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傾疾風如過乍風塵蔽天而過
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失信知聖王
所向至靈亦先為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
人同在雲上游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
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官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

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
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嵬但聞清香藹鬱
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僊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游戲
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
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
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
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
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
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

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
得之後中宣南驚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
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
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恠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微
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為圓鏡飛度往來
乍離乍合變為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顏君誨與
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
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恠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燼

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
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响叢嵐映日晝如燠長橋駕險
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
典盡係前生數休徭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為
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元齡有大譽

房元齡幼稱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
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書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為題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
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

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為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恠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懌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恠而庶士亦得

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得其術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耕穡種

歷代小史 卷之七
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追然生頗爲文思澁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奭著書僊去

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爲人謹順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臯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邇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僊去然訛幻莫之信也有子鍊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爲楮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水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遽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爲寂善黃

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
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即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
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
名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沈書於渾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
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
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
裹百重命中使沉渾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

說賦法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惰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
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
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肯
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嵎望且重也
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為物
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
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
於北林怨且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久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
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子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

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為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為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醪醑羣壽常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醪醑勝蘭生翠壽

適玉筵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筵妙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索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

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
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栢木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
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因投水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
則見八足若瓜利焉後吳江有恠土人謂蛟為害宣伯以數刀圭
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為藥死山人此藥
云本受之於閻皂山王天師乃僊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
命列僊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

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
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後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
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僊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
處其內有三十六字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
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

歷代小史 卷之二十一
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贖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沒舟舩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

頂戴事為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珣傳僊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間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
房玄齡相頷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
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
而罷群居解頤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
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
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
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即其傳
也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為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儼相
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

草木禹鑿舊山川程父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於是群客大笑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
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
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
公意所屬何人即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
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
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
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為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
既業以疾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
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

固當有分所苦者虚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為戲可及褻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為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太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

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峇堯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太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皆太
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
月也果正月敗亡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
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
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
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
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宿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
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
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
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

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
昔乘疋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
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謀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
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
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成之黃
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
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
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邪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

疆都監為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
虜歸明嘗仕遼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
之為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
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
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
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
奉一官奔武疆秦淮瀚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
栢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足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
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淖沱岸良人白馬今誰
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
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

千指

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
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鸝寄意何當回生
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
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
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季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
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
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
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季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終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犬猶手指左右
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

為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蘓仲恭
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
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
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硯山藏蘓氏未幾
索入九禁矣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
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為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
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急頽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以
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頽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
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
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

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宇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
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
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
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
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
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啓
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
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
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

誓碑

毒藥

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路文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正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鴆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

狐妖

化鐵

死於是親筆為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林中書彥振據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顛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濕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

偶欲未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
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
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
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
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
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為腹脹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
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
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為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
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為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
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張守一為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

鬼詩

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
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
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為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終
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
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歎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
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有神降於鄭澤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
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
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
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鬼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

卷之二十一

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
荆筐張曰物之能螫燕蛇蝮蟻之類是也能螫則不食不食則壽
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吳益以愛
婿為嬌客施全以劊刃為刺客李季以章醮為羽客龔釜以治產
為莊客丁襪以通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為說客
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
人史叔夜者懷雞黍孳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
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郎病
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益
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
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
頗愜聖意否后曰爾參參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上因后起
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參參富貴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三

幽閑鼓吹

清河 張固 撰

宣宗囑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尚書之弟顛
 嘗危疾上使訊之使迴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
 看戲場上大怒且歎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為親良有以也命
 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視久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
 責曰豈有小郎病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 宣宗之世婦禮
 以脩飾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貯畫言之公嘗
 蓄論儲君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閑人公不

敢盡言而退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
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為蘓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
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其實非論事但觀少
公筆跡竒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
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
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
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為亦
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為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

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
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
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
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在其旁因揖叙以餘
杯飲老父媿謝曰即君索悒耻寧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
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
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
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
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為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德

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有騰趨之勢知一僧
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
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
乃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意何公曰
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即必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
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餘
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維揚封川李相在湖州拜賓客分司朱崖大懼遣專使
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朱崖入相過洛封川憂
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即不怨見即無
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

位朱崖為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劫朱
崖知而憂之邠公杜相即封川黨時為京兆尹一日謁封川封川
深念杜公進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
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願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
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
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慊恨曰何官曰御
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
尹來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
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
薦拔寄謝重疊杜遽告封川封川與虔州議之竟為所隳終致後
禍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為樞近而朱崖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術之一口邀中堂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起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柰何相拒一時却與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也

張正甫為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

藝好解頭張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為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改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使退一二歲中居閑躁悶願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夫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夫人蜿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

幽州念破產而未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折而視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夫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曰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壹千疋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頗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道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

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關違者立命小將賫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未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揖迴

五代小史卷之二十四

北夢瑣言

富春孫光憲著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小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
貢舉曾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
之詞皆博麗凡對宰臣及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
毬鬪雞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作步打進士
亦令得一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見
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武帝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
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原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

此頁為書中另一卷之內容，因文字模糊，難以辨識。可見其為繁體中文，且為多欄式排版。

歷代小史 卷二十四
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達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迹招提廢棄之地
並令復之令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
宗即位唯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
其畧云臣等聞玄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
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
官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
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
中上請除佛骨表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
絕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揚麻耆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為詩寫
于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維

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昭院樂官逐月俸錢三百貫
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為僕妾所有老年寒餒故加給焉
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為短也葆
光子曰士人之家唯耻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粥蔬未有祿代
耕豈空噐而為養安可忘甘旨不迨晨昏今之世祿囂浮不能樽
節稍豐則飲其狗彘似歎則困彼妻孥而去云安貧吾無所取唯
衣與食所謂竊身倘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
知朝士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齷賈之子請改為誠字
相國欣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佐台輔前之朝士歎悔交
集也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
齋鍾動輒詣謁餐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鍾與之食其脫屈
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太鎮拜荊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
云曾遇關梨飯後鍾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
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庚攷相國
未偶伶俜風塵蹇躪無故墜井每入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
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或云王
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荊
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王文公疑清脩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見先
靈也

唐相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穀

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資
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貧宣
皇曰此所謂之足穀翁也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
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東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
幕僚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虫謂鬻
庄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粥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虫謂賣奴
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為女道士
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紹素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墻而竊
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歿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

皆歸崔門曰昔日官職卑小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
不待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內子
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雜失身弟兄之在班行者恥之乃曰小娘
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擅辟
僧調之乃自顛仆此乃脩道而靈官所衛也已未山尼開堂說法
禪僧鄧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室欲行強暴尼
憚死矣志隱峯取其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
將張勅暴橫鞭人之骨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
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
沉於墓津也崔氏女未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
暴講經以守戒而捐命是知女子脩道亦一段障難而況冶容誨

淫者哉孫祭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遊之事其言
言蘆相携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
是知平康之遊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唐世梁太宗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
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
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葉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藉牛
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
得有對之梁祖大怒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
識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也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
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僚請諫止之丞相

曰此人非常流也它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
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為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
號曰漢改名龔在位一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得一第其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
刺店門開之句租庸張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
喚犬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鼻翻
為王先生所賞公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
也聞而咲之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窻下
有側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頗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
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窻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遊有一父

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才貧未聘近中心疾蓋女子及笄不有前
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家與諸輩狎飲爾後
但夢便及彼家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蓋心邪所致聞於

劉山甫也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
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增大阮之悲乃製浣紗溪詞曰枕障薰爐隔
綉幃二人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之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
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盡簾垂置於几上大阮退朝憑几無寥忽
睹此詞不覺哀慟乃曰此必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然於
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類相似怨之可矣諺曰小舅小叔相
搥相搗謔戲固不免也

進士趙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止大友山禪院僧房
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為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
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朗第三十九愛妓為父
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幼惑高太尉恣行
威福李懼徇飲恨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諸李三十九郎
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儲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
午時待我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
後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唐文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執箕帚後
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道士有怨李公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
心郎又云蕙蘭消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

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江淮間有徐月
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人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
憎平望亭中水忍結鴛鴦相背飛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
一營妓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
魏夷戲也唐末有里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員平康狎遊之事或
云孫祭舍人所撰

唐孔極侍郎作補遺時朝迴遇雨不賣油衣及避雨於坊叟廡之下
霧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
巾而出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積瓊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慙
謝之且借油衣叟曰甚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
衣然則已令舖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也

歷代小史 卷之二十四
日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
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請
一空宅經登溷軒側則大優穆乃綾空屋也將優忽至此丞郎慚
謝之優公田侍郎它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瑒山富室女父羗曾為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
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
納之溫以其宿歎深加敬異張賢明友禮溫雖兇狼其心亦所景
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
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既無
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充
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奴如此設不
賢乎

汴京失守妾亦如吾奴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為尼張恒給其
張既卒維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淫朋骨肉聚麀薄荒穢以致
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
賢乎

杜陽雜編

武功 蕪鄂 櫻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蓋以迎
 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
 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
 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過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
 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我我胡乎胡乎柰何詰旦上具言
 其夢侍臣咸稱土德主胡虜破滅之兆也黃衣土色中五土之數
 我我者高盛之貌也
 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
 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

借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老不堪王事伏賴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耳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七尺餘九花蚪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群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為九花虬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闕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一二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為超光趨影之匹也自是器加鍾愛既復京師以賜子儀崇功臣也

軟玉鞭

金蠶絲

琴瑟

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嚴雖煎之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命聯蟬繡為囊碧玉絲為繫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為鞘表裏迴瑩如貫瑟瑟雖併千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背舞為弩絃則上令藏之於內庫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所在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

歷代小史

十五卷

龍角釵

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其頸上上清珠即開元初蜀賓國所貢蜀賓國在南海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有仙人王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臟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皆輒照其形遂知起於其臟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菘豆其色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和石上莖蒲葉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秤之可

重一斤已上者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饑渴龍角釵類玉而緋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可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白釵上生餞頃滿於舟楫上命置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制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像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鸞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物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鏤金玉水晶幡蓋流蘇菴羅簷蔔等對構百寶為樓閣臺殿

萬佛山

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亦千數。下有紫金鍾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鍾。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焉。若為之梵音。蓋關矣在乎鍾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洒地。前後歌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言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鍊之於金函石匱。終

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醉濯數四亦不銷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而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烈。彌日猶在。蓋春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嬖奴幕客官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所宜有。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于堂宜有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刺之。窻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稿。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以別名為

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耽睡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微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綠馬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微上者因叙立于殿前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微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微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紫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今微既謝恩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紫綃帳

押絳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閩國其香潔如白王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絳絡以真珠瑟瑟其為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中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踈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冰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畔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未也更有碧芙蓉香潔蕊萼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

所見則祕之不令人知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
實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為柄刻紅玉為環
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
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雞犬馬牛無不驚逸者垂之池潭則鱗
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燻之則焯焯
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寵姬
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
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
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
褥其褥出自句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
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

却塵褥

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
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
虛築避風臺公南亦作長歌褒其美略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蕭
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媚
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
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
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
指薛卓為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為里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
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傳于進上賈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
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敷如稍稱旨無不擢眉聳聽

朝退即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多所稱職故鄉大夫已下
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進
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
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
無令為寇逆也上蒼惶之際不暇聽從及聞段秀實之死上執公
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朕懼自辱守坐于
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我也盧杞嘗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殺幸奉天
自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謂狗鼠所竊耶遂以
劍斫檻上鐵後視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
後視不足憂也及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
也建中二年火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

火精劍

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為劍
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燭以
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
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
諫曰陛下柰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寇奴逆恣欲危
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
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為寶豈以劍匣為寶也左右及中外聞
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郎住上曰豈可
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
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
星者語上因延於卧內以采籌略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按

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來事契於前定遂拜為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涇原走而兵士絕於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竟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濱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荊州偽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為心腹衛士韓旻薛綸

朱維孝等逼而墜并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以為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為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為偽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耶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鍊曰若度其才即吾為蕭姚為曹耳職者聞之謂休不柰官職喬林雖受偽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真所謂火迫鄰侯耳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於方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為王

胥和香稻以啗之則其穀益加嘹唳夜則棲于金籠昼則飛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鵠不敢近一日為巨鵬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歎欷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為未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闕未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戒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于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學士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即碩謂左右曰朕處渠等極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為朕戮力同心以大化既用崔祐甫為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剴

瑞鞭

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當及楊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讐紊亂綱紀朝野為之戢手公南既殺劉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唯州時人謂劉相公冤報矣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麟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嘆遂置于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故云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驪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壹尺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

神知驄
如意驄

常然鼎

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
欲下不成嘶八年吳明國貢常然之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
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
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
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然鼎量容三
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
常等久食之令人返老為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其蜂之殼有如
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
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整
人則生瘡以石上莒蒲根傳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
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

却火雀

履水珠

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書
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
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于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
以燒之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鷄卵其上鱗皴其
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上始不以為寶遂命善
泅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
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身略無濡濕上奇之
因以御饌賜使臣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遂化為黑龍入于
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
冰千年不釋及齋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赤日終不消嚼之即

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頰色，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對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為異，今皇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之主矣。」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綵，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壹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嘆其異，謂有神助，因令止于宮中，每食

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其後神仙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蓋，惟有藕絲履而已。後八海人往往見其乘紫雲遊于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為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而不為世人傳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出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為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賓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以剝膚椎髓強娛耳目焉！其儉德憂人，皆此類也。」

吳光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于殿上曰為蔡稱兵朕
於擇帥甚難其人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也
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窳
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摧狂寇直謂百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
叨蒙大用惟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泰山欵段之馬不足以行千
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效命泣下沾濡若
不勝語上亦為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泊洲島間忽聞鷄
犬鳴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閒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
銀闕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著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異遂
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

也汝當迴去為吾傳語俄爾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
之于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迴顧舊路
悉無踪跡金龜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
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即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仙
人乎及覽龜印嘆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爾因命緘紫泥玉鑲置
之於帳中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數出是月寢殿前連理對生靈
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嘆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八宮禁以鍊石為
名時有處士伊祁玄解縝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繞高
三尺不啣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清羶藉其背常遊麻青
充間與人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八宮處

九華之室設紫莖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莖席色紫而類莖葉光軟
香淨冬温夏冷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
國所獻上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聞人臣禮上因
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家于海上常種靈
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年藥實為上種於殿前一曰雙
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形如
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如莢葵始
生六莖其上合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莢花花
朶千葉一葉六影其或實如相思子萬根藤一子而生萬根根枝
葉皆碧鈎連盤屈可蔭一畝其花鮮紫狀類芍藥而莖色殷紅細
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朶之中不啻千葉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既

成人莫得見玄解請上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過
域有進美王者二志其一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之
時玄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王一虎王上驚而問曰何
謂龍虎王耶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之水必
有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崑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
光迸逸而百獸懼伏上異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詢得王之由
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上因命取龍虎錦囊盛之於內
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上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
綵繪華嚴間以珠王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
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
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

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思嘆恨僅成羸瘵因號
其上為葳真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
黃牝過海矣

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
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經合丘禹橐之山重明枕長一尺二寸
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
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簪帔無不
悉具通堂焉如水觀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
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
中始生於蚊睫游泳於其間及考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
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闊三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認入荷中以成

其蠶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縲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
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綳襦曷能為我被耶使
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則舒水火相互遇火則縮遂於上前
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于向時上乃嘆曰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豈不然哉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
故上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田元佐李元戢焉碧麥形大於中華
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御風紫米有
類於苜蓿炊之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黑顏色不老久
則後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薦於玄元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
上每觀芳盛嘆曰人間未有自是宮禁中常夜即有黃白蝴蝶計

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中撲之無有
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
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
其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收奩中其後開寶厨視金屑玉屑藏內
將有化為蝶者宮中方覺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動靜
與真無異以闕戾置千腹中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
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
事奏上觀而悅之志和更彫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
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始進上以
足履之而龍天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

臣愚昧致有驚 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
上笑曰所鮮何試為朕作之志和遂于懷中出一桐木合方數寸
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嚼之故爾
乃分為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
無不中節每遇致詞則隱隱於蠅殼及曲中纍纍而退若有尊卑
等級志和臂虎子於上前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鷄捕雀罕有不獲
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碗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他
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國有酒山
紫海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
爛堪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鼈砂石草木無不紫色玳瑁盆可容十

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上置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為嬉戲終不竭焉浮光裘即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蹙成龍鳳各一千二百絡以五色真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為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為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畧無沾潤上方嘆為異物也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為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修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所食荔枝搃實金屑龍腦之類衣韞羅之服帶輕金之冠表異國所貢也韞羅衣無縫而成其紋織織人未之識焉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

可高一尺稱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上降誕之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大胡本幽州人挈養女五人纒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大胡立于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中手皆執五彩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為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陰傷神遂不復作

文宗皇帝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諤諤焉於是上每視朝復即閱群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振腕戲歎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歛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頌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以為樂往往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

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馮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真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箴得為宮人俄又進白玉方響云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契十數步言犀槌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着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凄然二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翹為弟子焉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熒灼不可

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
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
為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
領下有阿廢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廢煬帝小字也上
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繫於玉彘之前足其後
更復見焉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而進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
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
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賜興善寺
令致敬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王涯初為大官名德問望頗為朝廷欽仰末年恃寵固位為士大夫

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廣有引
喻曾無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謂王公禍至神惑矣

鄭注艱險左道熒惑人主為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草如菌生於
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芝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
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刑剋之禍則可知也鄭氏之禍將
至其不久矣注又嘗藥篋藥化為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
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耽以餗宗黨復喜其文才宏麗由
是延納之忽一日會賓有善相者在耽座及餗退而相者謂耽曰
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廷微變此
際諸公宜蚤避焉耽頷之以動容及大和初餗秉鈞衛有知者潛

於山谷間十三四耳

王沐者王涯再後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鴈叙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尊所欲涯始一召見欵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舒守謙即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輿舍未嘗一日間殆于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夫何末年以非過怒守謙至于朔旦伏謁頓不相見由是日加譴責亦為童

僕輩白眼守謙既不自安遂致書于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問翌日辨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悵自失即駐馬回望泣涕連如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禍釋然驚喜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

宣宗皇帝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邸常為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慮左右有臨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陞曰真我家他日英主豈曰心疾乎即賜上御馬金帶仍令選良子以納上宅及即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龍腦薰金藉其地自上番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儒學而頗注意於貢舉嘗於殿柱上題鄉

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鎮即賦詩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僚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灌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容左右見者率皆焚蕪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嘗等閑被顏緩其賜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官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泊于愈上袖出金數兩遣之醫者將謝遽止之曰勿使內官知言出於外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淨率多此類焉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云練水香麻以為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紋彩尤異皆入水不濡濕者有龍油魚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詞宛暢傳

菩薩蠻

於樂部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碁上勅碩師言待詔為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王碁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疑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碁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為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俱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以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師言實逸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

鎮神頭

歷代小史 卷之三十三 鎮神頭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總容一二升縱容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歷而出麴蘖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有非用遊俄見十數人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撒聲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

之術何難致哉又問先生之道孰愈於果曰臣不知其他少年於果耳及退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詣中貴人曰皇帝能安更令老夫射覆盆也中貴人皆不喻其言于時上召令速至而集總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縝髮絳脣年總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鬢皓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師無萱葭花及荔枝俄傾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絜如總折下又嘗賜甘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逾於此上曰朕無復得矣集遂取上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即甘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匹又問朕

得幾年天下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
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集初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
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所出既
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
浮矣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鸞雀鷹鷂水禽山鳥無
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紫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
甘蟲時人盡圖鬻於市肆焉

懿宗皇帝意度沉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疢方甚而郭淑妃見黃
龍出入于卧内上疾稍間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
相忘又常入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換暈及上自鄆王即位換
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兵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上仁
孝之道出於天性太后馱代而蔬素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
者無不動容以至酸鼻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賜
錢五百萬貫仍磬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于房櫳戶牖無不以珍
異飭之又以金銀為井欄藥曰食橫水槽金鐺盆甕之屬仍鏤金
為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楮以金龜銀螯又琢
五色玉器為什合百寶為圓案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祖
朝條枝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簾牙席龍麝鳳
褥連珠帳續貞珠為之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

骨所為也則未知出自何國人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
以七寶合成為鷓鴣之狀翡翠匣積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
鴦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絡以靈粟之珠如粟粒
五色輝煥又帶縹緗犀如意玉類寶桃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
又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一
百尺輕虛明薄向空張之則踈即之紋如碧絲之貫真珠雖大雨
暴降不能濕溺云以鮫人瑞香膏傳之故也紋布巾即手中也潔
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二物稱得之鬼
谷火蠶綿出炎州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衣
也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工
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授語

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
薨其釵亦亡其去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有云玉兒
即潘妃小字也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兩漢至皇唐公主出降之
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囊囊中貯辟寒香
辟邪香瑞麟香此皆異國所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刻鏤水精馬
腦辟塵犀為龍鳳花其上仍絡以真珠玳瑁又金絲為流蘇彫玉
為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馥滿路晶熒照灼觀者眩惑其目是時中
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
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御宮常聞此未知今日由何而
致因顧問當壚者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中貴人
共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

消膏紅虬脯其酒有疑露槩桂花醋其茶則綠華紫英之號靈消
角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終毒不見敗紅虬脯非虬也但佇於
盤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筋抑之無數分撤則復其故迨諸
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人家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族
於廣化里王饌俱列暑乎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
南軒良久滿生皆思挾纒吊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
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韋氏諸家好為蕪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
璃盤盛夜光珠令僧裱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
術士米賓為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詰
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焚之竟
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數百步餘烟出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

蠟中有屈脂故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其藥餌奏云得紅

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梵國所貢也

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山海經曰南方有山中多白猿雖日加餌一無其驗而

公主薨上哀痛之自製挽歌詞令百僚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

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之庭家人爭取其灰以擇

金寶及塋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騏

麟各高數尺以為威儀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一物已上皆

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為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

計以絳羅路金銀瑟瑟為帳幕者亦各千隊結為幢節傘蓋彌街

翳日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

引翼則焚升霄降靈之香擊歸尺紫金之碧磬繁劇華煥僅二十

餘里上賜酒一百斛餅餠三十駱馳各徑闊二尺飼體夫也京城
士庶罷市奔看汗流相屬惟恐居後及靈車過延興門上與淑妃
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泣同日蒸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
切人多傳寫而後上晨夕喘心掛想李可及進數百年曲聲詞怨
感聽之莫不淚下又教數千人作數百年隊取內庫珍寶彫成首
飾盡八百疋官絕作魚龍波浪文以為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滿地
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甚無狀左軍容西門季玄素所鯁直乃
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滅族無日矣可及恃寵亦常恣巧
媚無改作可及善轉喉舌對至尊弄眉眼作頭腦連聲作詞唱新
教曲須臾即百數方休時京城中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一日
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

見中使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宜賜可及始為之酒及封啓
實中上賜可及金銀騏驎高數尺可及官車載歸私第西門季玄
曰今日受賜更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
牛足後可及坐流嶺南其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西門有先
見之明矣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為講座一曰唱經
座各高二丈呀沉檀為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為龍鳳花木之形偏
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盤四隅立金頗伽高三尺
磴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繡錦檐褥精巧奇絕冠于一時即設萬人
齋勅大德僧徹首為講論上初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嚴就
中三門華旒祕邃天下稱之為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之上親幸

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於宮中結彩為寺賜升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

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輩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歿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為寶刹以珠玉為寶帳香昇仍用孔雀毳毛飾其實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為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昇一刹則用夫數百其實帳香輿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珊瑚馬腦真珠瑟瑟綴為幡幢計用珍寶則不啻百斛其剪綵為幡為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霑臆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迎真體者過

真體者賜銀腕錦綵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望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以重執之一步一禮血流濺地至於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算數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卧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即設金花帳溫清床龍鱗之席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是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為異又坊市豪家相為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為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為池金玉以為樹

新代史卷之二十六

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於其間恣為嬉戲又結錦繡為小車與以載歌舞如是充于輦轂之下而廷壽里推為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晏駕識者以為物極為妖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詔歸佛骨于法門其道從威儀十無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耄士女爭為送別執手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御首於前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鑿除近旬百無一二焉

代小史卷之二十六

集異記

集異記貼紙，處抄出

徐佐卿

唐河東薛用弱撰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

新代史卷之二十六

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遊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過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所占積薪棲棲

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給食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霄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已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曰止此已無敵

歷代小史 卷二十六
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問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待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之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烟焰息滅熔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乃熔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

而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散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令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啟鑪欲於釜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為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

裴

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高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高也得非澄空之後身與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觀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願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碩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我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塾來晨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

弟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會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亦皆不知但見其親碩謂卑小曰珙在何處耶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為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思令僕馬宿竇氏莊登即遽返時夜已深門闔盡閉而珙意將往身趣過矣斯頃而至方見其形僵卧于地而二僮環泣啣焉珙即舉衾以入情意絕邈終不能合因出走求人以告所見過者雖極請訴而曾莫覽焉珙徬徨憂撓大哭于路忽有老叟問曰子其何哉珙則具白以事叟曰生竟馳鬼馬禍非自掇耶因同詣竇門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既而則已絕矣

其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寶
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游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
視穎士相頷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
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父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
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
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
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
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於
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僂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

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則以前說
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常門有貴人顏色如
生年方五十髭鬚班白僵卧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
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
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
狀者斯豈驗與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
晚涼乃跨馬登岬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
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因閒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
即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有奇駭因寘於懷行

次江館其家室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即付筆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激是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噐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即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總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掣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番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蚤歲叨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置山築室為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

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為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遽脩敬謁主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啻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蒞新宮宏宏崇軒轍轍雕玳盤礎鏤檀竦檠壁瓦鱗差瑤階

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微昌明捧闈珠樹規連王泉矩
洩靈颯邀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
僊翁鴟駕道即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
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
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
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為鹿憤人促
之忿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充豫好奇之人
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
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
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脩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翠裘

○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廉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
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
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
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
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
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
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
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袍拜
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承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游歷諸貴之間

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散稱籍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為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賞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燕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頽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遂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

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與兒事本為他人所托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

登樓會譙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
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
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
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
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
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
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
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
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
平陽春白雪之曲豈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

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
須列拜牀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渙史次至雙鬟發散則曰
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
玉門關渙之即柳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
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若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
競拜曰俗眼不識神僊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古代宗面許宰相
恩澤猶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
敵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鮮有外甥李
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

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
逾甘草甘草獨為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
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
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
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
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送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
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
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
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

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為逝者覆面之物
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刑曹進

贈工部尚書刑曹進至德以來名為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為同
丞嗣所縻會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
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
搖動曹進疼楚計無所施妻拏輩但為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
則又以索縛身于林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
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爰
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
米汁即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

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錫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錫為米汁沉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既夜其瘡稍癢即令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總及臉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新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然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

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即延入上座談論笑詎敏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祝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絕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竒之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為虎焉高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為嚼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開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闕關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則絹千疋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莫絕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為贅所緝

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為也其父
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縑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
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
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
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鬻
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趨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即
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
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
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廡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

即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為驗之即令鞭戀馳驅往復數四
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
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
生塵埃以此等褻品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七

鄴侯外傳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
 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
 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
 金紫為帝王師及周氏既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
 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性婉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為順泌幼而
 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
 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儼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
 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竒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

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
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
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皆在帝側及
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真國器耳說曰誠然
遂命說試為詩即令詠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盤
圓如棊子動如棊生靜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
作不得更實道棊子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
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
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申王院
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
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九齡邀至宅令其子均相

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常虛心見皆傾心愛重
賀知章嘗曰此稗子目如秋水必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
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為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
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
之皆若有其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
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于庭樹
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齏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
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
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
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
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

歷代小史 二十七卷
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
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爲詩以賞風景
詠古賢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
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爲小
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
神仙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
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
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
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
延於第王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于王公樂章
及丁父憂絕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公

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
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之交尋爲楊國忠所患以其所
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構而陷之詔於斬春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
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吊祭尋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
泌常竊賦詩有興復志肅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
間會肅宗手札至肅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內動靜顧
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
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
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
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
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

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為稿葉所籍畧無所損初
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為三公宰相崇重既極
慮收復後無以復為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
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功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
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
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帷幄
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
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
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
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覺上曰天子膝已
枕矣尅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

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
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
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頴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爇毯上
以必多絕粒肅宗每為自燒二梨以賜泌時頴王恃恩固求肅宗
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頴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
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
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
請聯句以為他年故事頴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
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沐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
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泌起
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

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必思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
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
朝天玉簡無已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為
江西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為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
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
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號防禦使陳
許戎卒三千自京師歸至峽州界必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
已下之三刻トナシ不レニ抄存ナリ患大濟京師一年六月就拜中
書侍郎平章侍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
妃蕭氏母郃國長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宮
數人皇儲危懼必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

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必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稔之積王
公戚里上春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
穀至今行之必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臣所擠恒
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
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
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
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
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錄德宗追謚
張為玄和先生又與明璿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余
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
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

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必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無已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號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赴歸至陝州界必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一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侍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郅國長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必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

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必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稔之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必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恒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錄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璿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余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

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嚼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鑠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煙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申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常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為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為却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

八公詩叙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湏南行旬月當回。綠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為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恠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為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一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

也即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
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酌祝兼宣朕意
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
玄菟必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
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必至宣代宗
命祝酌歌此二章於是龍輜行疾如飛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
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為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
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必慮復及諸王因事言
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為行第故皇祖
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為武后所忌而鳩之次曰雍王
賢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

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歌
之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
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
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為國龜鑑豈
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劔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必請肅
宗肅宗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
肅宗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
父下誥定行日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
誥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
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
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

也即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輶不
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酌祝兼宣朕意
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
玄菟必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
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必至宣代宗
命祝酌歌此二章於是龍輶行疾如飛都人覩之莫不感涕先是
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為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
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必慮復及諸王因事言
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為行第故皇祖
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為武后所忌而鳩之次曰雍王
賢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

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歌
之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
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
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為國龜鑑豈
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劔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必請肅
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
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為天子
父下誥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
誥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
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
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

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群行求訪遍于洛下時泌有居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尹之所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欵鑿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微還行在便為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

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為寧王姻懿耶
寧王以庭芝妹為妃以此論之尤

為不可然莫有他事 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竇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於朕耶未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即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仲父傳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傳必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八
宗曰言黃中昏蓋能於期未映知喉爲思谷子何也必曰夫瑩
長卦原其罪凶故奏上密書中刺乘輿於期門之寶籙奏其事
無不可然其育此事 野其全否喉外言之於長具以前事問由
宗意不補云喉以爲寧王敗續甲之救爲喉以出論之木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八

三楚新錄

周羽冲編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雁亂所在豪俠競起時殷
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爲裨
將命爲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
擁兵歸以爭其位唯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殺
其帥使人迎殷爲主初衆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不行
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棒鞠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
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爲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
爲福及至衆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禧宗在蜀甚悅據其表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八

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伏焉揚行密
據有淮南聞其建國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
鼓破之伏屍流血湘水爲赤自是四方懾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
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
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爲拒
之遂待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狀言甚
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善因使部將李勳將數萬衆擊
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龔懼而乞盟勳即李老虎勇壯絕
倫每一食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人號曰李老虎先是管兒童
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
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

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
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
旣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
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問之而希範
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
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
之爲國拔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
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
貧者敢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
腰長語虜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旣而贈與數百緡維翰大怒拂
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爲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

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為事雖去牛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為八龍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餓死麾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總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為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為天子計愚臣所以為耻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削思覲官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悉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取之前後數

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識者笑之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謂冥報焉其母弟希萼為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眾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為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臯爭之曰吾聞立嗣以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僧念佛以禳比城隔不輟其愚昧皆此類也尋為希萼縊之且命捕李臯有擒至者希萼責之曰吾雖生於廢孽然託體先君汝何見毀而不吾立邪臯無以對命壯士臠而殺之既而希萼淫於酒色多為不道

小門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幸之引入內閣與妻妾間坐而飲爲衆所惡其弟希崇乘釁作亂擒希萼囚於衡陽旣而悔焉遷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五十里昭澤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聞其來與叔疑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王恩不能爲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土乎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拒焉或童謠爲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且請之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先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爲僧以遊長沙弄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爲將而鎬非將才每出

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王達兵至竟宵遁焉初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餘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紹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業農嘗犯法顯德中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尅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十數人乘時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行逢與焉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

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十有八九鎬以單騎遁走於是達據其境土表於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達素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車服制度擬於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將有王氏起焉僞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節將處南楚者誰為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溫耳僞主疑之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密於巾中置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達舉兵襲長沙據之即其應也時行逢已為麾下將衆頗伏其才略達因命為副貳行逢雖受命然終以達非君長才密謀圖之未幾達領兵侵南越畱行逢知畱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不返然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及達

至桂楊果為越兵所破僅以身免竟死於路行逢果代其位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而為列侯可謂富且貴矣然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何以瞻望風采和行逢感悟即日命駕歸武陵為西府使人迎其妻潘潘貌素陋然性剛烈雖行逢已為侯王待之蔑如也先是所侍皆勸之使詣行逢對曰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老醜雖往公豈以曩時心相向哉我有死而已聞者未以為然及使至果不從命惟躬率婢僕以耕織自給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懸行逢止之而不從曰賦稅官物也豈以已為主而自免之哉行逢聞而有慚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斂為務行逢患之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除去管內稍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選有女婿

乞補吏行逢曰吏所以理民也觀汝不堪其事吾當為汝置鋏犁
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是美事何祿之求竟不補焉時
一方翕然號為英主然多猜忌好發人陰事故麾下恐其不免多
有謀叛而行逢亦能預為之備徃徃未發而誅於是公府凜然入
者若履冰雪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為王逵記室每輕行逢行逢得
志命景山為益陽令未幾因事縛而投之江曰汝嘗佐王逵今王
逵死且為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
才然性好滑稽國破之後傷於凍餒行逢素聞其名且以窮困謂
必能改節因召為節度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欲其得衆苟能應
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塵市豪橫之輩稱司空
太保者無筭及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

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
不悅未幾大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夷音每呼字多誤仲雅戲曰
不於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
歷事馬氏諸王民信之矣故不敢加誅後仲雅竟以忤旨去職因
退居山寺暇日咏櫻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
意氣自衝天蓋怨行逢而發也有鄧洵美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
歸連上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時謂之鄧馱為性迂僻類其
形衆不悅之雖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及同年王溥為相聞洵美
不得志乃為詩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
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
號慟久而忤行逢貶為坊俗坊官須臾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公署

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回南嶽知洵美墳在近爲詩
吊之曰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爲節度使以
行逢嚴酷恐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
重皆取決焉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好零陵儒士蔣密能吟
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爲作者所
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鄙之及行逢疾
病命子保權尊師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兇狼難制者除之已
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
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而逝數月文表果叛舉舟師順流而
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
表至簡素輕殊不介意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代

鼓飲酒如初是晚文表入城麾軍直至會所簡已醉不能發弓矢
惟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戮之座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
年方十三英爽有膽氣聞叛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
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率萬餘衆討之及師璠
將行親出餞送泣對三軍曰先君薨皆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
保權不孝所致安敢勞於諸君幸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
賊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吐氣發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
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乞師未逾旬師璠大破文表於亭津梟其
首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領上出一
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
於領是禍將作神去焉保權以文表已滅命使止師而王師已破

歷代小史 卷之二十一
江陵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
今文表已破而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地乎我國所恃者江
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欲與相拒所謂魚入沸
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利也
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命以禮遣既至宗
族封拜有差初行逢以淫祀爲患管内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
皆毀拆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爲明斷及來年酷信釋氏每歲設
大會齊者四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群僧於
府中講唱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搶
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求世矣
高氏諱季興字昭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幼好武而有

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爲帥專征潛有跋扈之志思
得義勇者與之同力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拔爲
制勝軍使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幾移授荆南兵馬留
後及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
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
者十數萬人皆將校賓友負土助焉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
取磚以甃之及上工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累月方定
論者以爲幽魂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
後薄遊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
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
併諸侯心我繕甲自守猶恐不保況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今

歷代小史 卷二十八
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惟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讐敵相待耶幸望
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
及至莊宗果欲畱之及歸值夜將吏出迎郊外季興握震手曰不
聽君言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
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纔隔荆南一
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
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
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間莊宗伐蜀季興
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給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冊季興爲南
平王季興謂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落
筯而歎曰此吾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

憂今蜀雖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震言初季興
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姬秉燭開門而迎其
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之姬對曰妾適夢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
有王者來及起開門而君子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
耳季興大悅洎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與
吾相見弟兄之不若也今日安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邪遂求解
職退處郊外灌園鬻蔬爲業稱處士每以事召至府則倒跨黃牛
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闕止稱卽君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
人不忍殺之有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季興署觀察推
官載仁自負文學常爲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
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廚

中取餽并猪肉令相毆者對食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遊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為掌書記自是殘奏書檄皆出其右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快快不得志又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為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家有梁廷嗣者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興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既而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攻取復之監利王沙二縣廷嗣兵敗為季興所執至從誨既立

擢為大校遂承制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廷嗣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有犯者往往交遊變為仇讐光憲與廷嗣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日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衆廷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捷良由扶持者爾光憲乃回顧曰非因衆扶蓋是老健廷嗣不勝怒論者少之有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興以為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蔭為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欲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為人閒談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辭之自是以從誨為不知已至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翫為志焉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立衡

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保權告急朝廷乞師為援朝廷遣宣
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沖不測遣使諭
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
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沖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
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沖曰兵尚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
以臣觀之彼實欲乘釁伐我耳況今精兵數萬訓練備矣景威雖
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命為大王拒之繼沖曰事未可知爾勿憂
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沖大懼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詣李
公乞上表入朝李公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沖徐州節度使
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不用已謀扼喉而死繼沖傷
之先是荆南尚使竈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

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讖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江南別錄

宋東影年表

表祖徐氏諱温烈祖之養父也剛毅疾言平與人交衆中莫敢言
日為徐氏武王時淮南勳兵敗高足碗其祖為其時
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顛同為衛內州刺史武王處孫高足

以臣觀之彼賢欲乘蒙代我耳況今精兵數萬訓練備矣景威雖
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命為大王拒之繼沖曰事未可知實勿憂
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沖大懼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請李
公乞上表入朝李公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陳繼沖徐州節度使
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

至大軍一調舉東蜀高且之燭一障惑之蓋由天命奇矣哉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九

江南別錄

宋陳彭年撰

義祖徐氏諱温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
目為徐嗔吳武王時淮南勁兵數萬號黑雲長劔義祖為其裨將
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為衙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
事判官周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
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顥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
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為王儻楊氏無兒有女亦可况未至此吳
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溼嗣立是為景王景
王所為不道居父喪中掘地為室以作音樂夜然燭擊毬燭大者

十圍一燭之費數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義祖與顥承閒泣諫景王怒曰爾謂我不中何不殺我自為顥對曰某曾受先王恩安敢興此心又景王親吏皆恃勢凌顥等鍋不平遂有為亂之意景王晨興視事顥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景王驚曰爾等果殺我邪顥曰非敢殺王殺王之左右不忠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被_誅餘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演是為宣王顥既得志又欲害義祖用嚴可求鍾泰章謀誅顥自為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時藩郡守將皆武王勲舊謂為所制心不能服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乃爾遇不自安遂反及敗良賤百口皆死自是諸將屏氣矣李德誠為潤州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江比明德誠

入城除德誠為江州德誠惶怖即路帷幙皆不及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令子繼勳來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為惡人也以女妻繼勳移德誠於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宣王泛舟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又且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為別及至瑾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踏斬其首入謁宣曰為國去賊為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宣王恐事不濟以衣障面曰此事阿舅自為

勿累於我退走內宣王出於朱氏故舅呼瑾瑾怒曰妾子不足與語誤我大事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寧謐時楊氏猶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義祖權柄雖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建國改號自為都統封齊王未幾隆演卒弟溥立是為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告義祖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敵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齎詔來使者盤桓果具驛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蘋北聘李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宣王殂宮中以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

身在外朝政皆遙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為己害而烈祖勤於侍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尤切常曰我家貧賤時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訓又死知詢尚少因以大政委焉及聞玠之謀深以為不宜烈祖亦不自安求為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為相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無効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為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為諸弟所構外為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

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
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為左統軍盡奪
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為人子而不親臨喪及罪我
邪烈祖曰聞爾懸劔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為
人臣而畜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師造
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頗見呂氏為崇請僧
誦經亦見之僧為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寃知詢之敗知
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為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心中甚喜有
家人自淮南歸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
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又以綉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
詐此殯時物用以為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知誨熟視之未畢呂

氏已在側曰爾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於
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
聞者傷之烈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
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澄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圖脩
造之任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為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為義祖所養有相者謂義祖
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夢為人引臨大水中黃
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龍而寤明且乃得烈祖烈祖奉義
祖以孝聞嘗從義祖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義
祖驚曰爾在此邪烈祖泣曰為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
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情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非理犯累

歷代小史 卷二十九
四
為樓船指揮使宋齊丘者父為江西鍾傅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
上書干謁而無紙黑行歎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
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遣即有
所闕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為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奇
其才與為布衣交動靜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昇州刺史辟齊丘為
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為潤州烈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宋
齊丘曰今三郎政亂敗在朝夕京口去淮南隔一水若有變必先
知之是天贊也三郎知訓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
鎮定內外以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已子既弗克負荷用烈祖猶愈
於他人因畱輔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悻每呼為乞子與諸弟夜
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酒喫劍乎餘皆類此及敗

知訓宅中有土室封閉甚固烈祖請義祖開視其中緝圖義祖之
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南面視
朝義祖唾曰狗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怒遂少解死者猶數
家烈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為本甚得當時之譽吳宣王即尊位烈
祖當相而勳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乃以左僕射參
政事時諸國交兵江淮為強盛烈祖增修法度人獲又安識者歸
心焉義祖殂知詢以罪廢大政由已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
度如義祖以長子景通居中輔政宋齊丘王謨皆為相孫誠自中
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李建勳來歸幙府遂與
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于庭江西楊化為李
信州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已下七廟尊吳主為讓

皇信州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王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乃從讓皇於丹徒遷諸楊於泰州初吳武王諱行密謂杏為緝梅及是復呼為杏故老有泣下者烈祖日於勤政殿視政有言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之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為皇太子王表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以大元帥總百揆信王景遷先娶德誠之女中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以南平為氏南平德誠所封也景遷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宋后罕得接見烈祖幸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間言景遷之才可代為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烈祖殂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

宗保全之烈祖服大丹藥發而殂大漸齒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為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寢元宗即位謂夷鄴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元宗諱璟烈祖長子也初名景幼為義祖所器常曰諸孫中此子特貴處州刺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罪義祖曰昔無章吾已死於鏑手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令以章女配元宗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即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尚書即吳讓皇稱之曰朕諸子皆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時譽烈祖即位為大元帥總百

揆烈祖殂遜于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袞冕衣之曰大行
陛下以神器之重畀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尊先旨承孝道
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
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詔立皇弟景遂爲皇
太弟馮延巳自元帥掌書記爲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
郎爲中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
延巳曰士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要祿延魯曰凡自
能如此弟不能惜情待循資宰相也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
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
其苦思効順者解體矣陳覺爲招討使矯制進圍福州表言朝夕
可剋元宗以爲實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

違貳崇文不能制會錢唐以兵數千來救我師不戰而潰詔鎖覺
及延魯赴建鄴既至尋赦其罪始馬殷據湖南并桂管之地馬希
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自永州赴喪判官李恒臯知欲爲變未
至以爲朗州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以弟希崇又廢希萼
自立幽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匡凝以部曲數百人
劫希萼於道奉爲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衆萬人希崇遣使求
救於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
諶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萼皆降餘部相次歸附乘亂取
廣南桂管之地朗州劉言亦自爲刺史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
圖朗州將軍張巒屯零陵以圖桂州鎬以備兵不百日而下一國
四方聞之以爲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鎬不爲

備歲餘朗州土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沙奉言爲主言不能制
鎬棄城遁歸諸郡皆沒唯巒全軍而迴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彥
貞督兵北征戰敗於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唐乘虛圍我常
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
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之陣我師繼之乃
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冊仁杲
帝號謚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爲介晟至汴京謂
崇質曰吾觀事勢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爲謀乃白世宗遣崇
質歸計事會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
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立深惡德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賣國誅
德明世宗召晟責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剋汝能降之朕赦汝

罪晟至城下見劉仁瞻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縶也且
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汴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
死不負陛下矣旣而泗州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
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大弟景遂固請
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人衆以冀應
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暮請
陛下宴居宮中中國政盡付宋齊立以紓亂元宗以戎事未寧隱
忍不發鍾謨自汴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窺國理不可容遂
誅覺幽齊丘於青陽尋亦卒謚醜謬使回爲禮部侍郎任用權
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巒有舊巒入爲天德軍使每詣謨第常屏
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中唐鎬密言恐有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

崔彝謨固請敕巒以所部兵馬爲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縊死巒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南都豫章也太子卽位於建鄴梓宮至日南都群臣表請殯於別宮後主下詔不許哭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識東朝官家南嶽真君不如也後主諱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而好古爲文有漢魏風母兄冀爲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典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冀卒立爲太子元宗幸南都後主監國於建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卽位立妃周氏爲后旬容尉張佖上書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後主手詔慰諭徵爲監察御史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杖然後起立后妹爲

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長月餘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崇乎佑旣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表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爲亂在即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構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佑平思之踰月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風元宗稱臣於周惟去尊

號用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即位始衣紫袍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聞人心大恟乃下制貶損臺省名號竝皆改易王皆降封公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畱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鴿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迴來聘從容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祭後主唯唯不荅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齎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園丘思與卿同闕儀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湖惟候穆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月舟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奪氣樊若水父保大末爲漢陽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汴京上書太祖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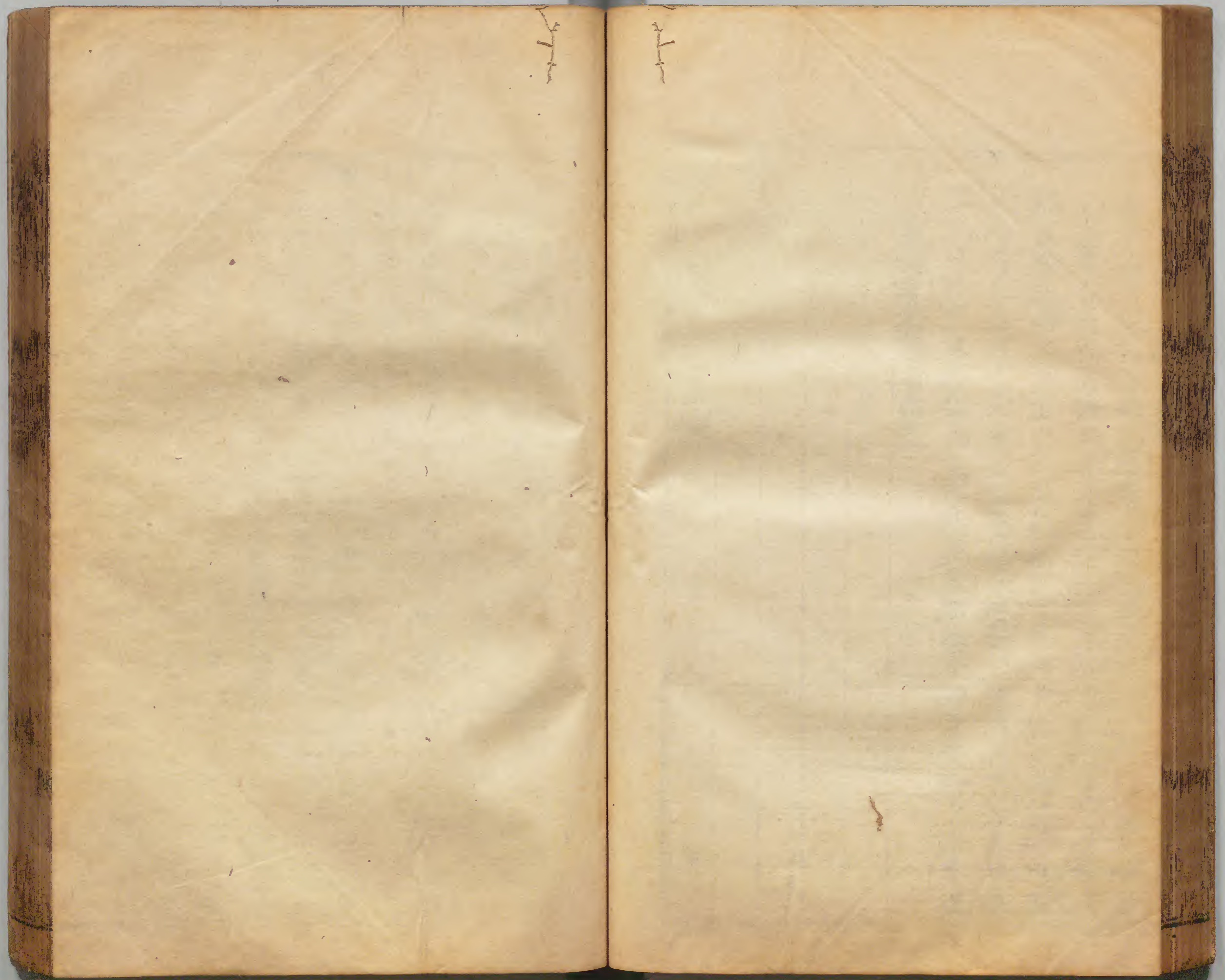
之有才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雖得池州及姑孰餘郡皆未奉命糧道艱阻若水請於采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兵來圍常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降而天兵已屯於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又進圍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廂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後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畱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勉副孤心澄泣涕奉別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唐兵初至營構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勝則可不勝則立爲虜矣救至然後圖戰後主又命盧絳爲援

絳至錢唐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守累月自相猜忌初絳怒一裨將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李緣某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且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赴城而出明日澄徧召將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建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江兵入援以建昌軍制置使朱贛爲統將時勝兵數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至皖口方交戰船爲天兵所圍贛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鄴受圍經歲城中斗米十千苑

者相籍惟恃此救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贛已敗死後主猶謂不實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城將陷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汴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卽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爲理一曰吾聞新王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又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正殿

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履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破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雜說有篇行於代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與弟錯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錯字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謚爲文後主文集錯爲之序新說又鉉爲序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宸筆冠篇儒者榮之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九終



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門
至臥內茂實屏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其表蓋本朝
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
詩有子與邸中作壻此可恠也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
皇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事也一日語及北
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
盡爲所奪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
以箭創發之故虜乃不共戴天之讐反捐金繒數十萬事之爲人
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之志後永樂靈州
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
禁約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后即時
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
爲有道之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
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
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
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
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
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
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

錯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司馬而卒于邠州
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誥
勅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入
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
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
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每
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房
心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

歷代小史 三十卷
向璧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
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爲公
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
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
富人女賈有章有賊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
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旣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
士爲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
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
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而臣實耻之朝廷從之公
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

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
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
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
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
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
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
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劔不得安世
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貨買田產立戶事奏
之宰相大怒公旣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
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
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群

歷代小史 卷三十一
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
久叅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
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
審而乃巧爲朋比顧弭事端潛落備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
不闕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尚與朋黨之風
云云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
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于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
二人可謂竒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
之興楊闢州外爲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
妾姿艷貫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

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
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
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
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帶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
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旣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
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
人亦大笑而已謂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咸屬
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
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龍袞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
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

韓王汝家有李王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
淚洗面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
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
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
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
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
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憇滁州城下會翊日
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
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
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

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
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
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
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
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
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
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
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
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
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
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

以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
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
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即斬皇甫暉頭者
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
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
篋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具州卒伍起兵佐李嗣
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
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
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
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
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

州火接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寨世宗乘滁
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
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
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
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
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晉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
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于蕭
曹者自滁州始也

蓋宋之亂也其餘學與明韓王晉山實與太尉安交然無以
命命者太尉孫熒於周也業自此而王業自此而故熒命
常入映其天對非入也其對真宗却前以事取麻於朝而熒曰
昔無代固之此也此皇朝也又無太尉為麻在法朝亦非
此如竹之葉盡於南李景陽也無也昔由太尉去餘皇南
此火對傾武南盡為平此自是道盡於南無對朝寒世宗乘

歷代小史卷之三十一

蜀梟

宋張唐英

王建字光畜其先潁川郾城後徙若項城隆眉廣額身長七尺與晉
輝輩以剽盜為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
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於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
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授為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
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西募建補軍虞侯廣明中
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
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為
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

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
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驛而劾宰李昌符朱孜等遣人焚棧道建翼
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襄中
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為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為觀
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為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錢
興元屢召建建疑其畜已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
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即位陳敬瑄叛於成都慮建於東
川顧彥明膠固為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君子也可拆簡召之遂與
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
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叅謀李又謂曰建
今之姦雄狼顧久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

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明亦
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常
昭度為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未平軍於邛州以建為節度建發
兵迎昭度於劔門敬瑄不受昭度代為城東置行府以建為衙內
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與全蜀乃入白昭度
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軍不繼大衆囂然今關
東蕭相噬畜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為國大臣其心
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劔外之事願以相委必
不負駑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
保祿齎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
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

八哥素厚何為相扼於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息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夕令孜携符印即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陳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於三匹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匡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

月僭即偽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為中書令常莊為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為樞密使任知元潘峭為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為太傅王宗侃為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為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偽詔改堂宇廳館為宮殿其略曰帝王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瞻况我肇啓丕畜累有嘉瑞允協上玄之貺式光萬世之基於厨廐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求維新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赦以常莊為吏部侍郎張格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

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即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叅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於溫江建聞其名奏為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叙二亂五危事為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跼與鷄犬同食今雖召還必須再貶於此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五月立周氏為皇后宗懿為太子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於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顧可駭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地宗佶小子狂妄願陛

下無以中原為意宗佶憾之諭庖人置葷而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為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田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昇宗澤宗平徐姬生宗衍樸殺晉國公王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為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特位隆功高所為不法連上表求為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此衛士樸殺之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案識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士德允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士德坤維也允興亦西方也丹莫當

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顧稽合天命仰膺寶錄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鵲間行氣貌多輕重稼穡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侍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已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於田令致之故第以為印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改什邡為通計縣改太子名為元膺

三年七月太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以叛儲君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術為太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猛勇善格闘建初在常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驚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汚辱衣冠士女士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嘗爲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我尚以非我匹爾徒見也焉得無禮於我也瑤伏劍謂曰爾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

太於此遂伏而釋之

四年二月以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京為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曆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於民家與僧二十

二人同斬於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南
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_{其言}解愁遂風恙成疾解
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蓋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生聲及上
小詩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
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
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有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通正時大霖雨禱
於竒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汎江而死化為此神即
今江瀆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傳昌卒傳昌後周義

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啓運錄二十馬青宮載筆記十五馬
王崇習二十馬三月弘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
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
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
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建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
墓中言果不無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吊十一月太
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稱天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為戶部侍
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為靈應王鄧艾為彰順王張義為昌化王五
月祀黃帝於南郊翌日祀地黃示於方丘六月賜百官飛審丸十
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風拔木幙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

大蜀國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舉於寢室鵠鳴於帳中鷄鵠集於摩訶池建
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
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兢業業懼不負荷幸際
天地之靈廟社之貺方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
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於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
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於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為
儲貳勉力輔戴無墜我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
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勿令
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偽謚神武聖
文學德明忠皇帝廟號高祖塋永陵

黃從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姦猾亡命之徒攘袂誓衆
於荊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於此時乃與晉暉輩攘竊於許蔡
之郊藏於墟墓之間其暴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
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出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
天為之耶遂能詹迹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
披銳翼衛乘輿於煙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關積忌自壁遷利遂
舉兵據閩止謀自全之計泊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
勤王之節而肅昭度章句書生桑雅醜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
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
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
建誓師雪耻而為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甘心悅

省而為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
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托至
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梁不
篡昭宗尚克享國必不忍為昺足之勢此予所以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為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建
以淮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
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為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
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好經
史賦詩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為皇后十月詔
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
南郊改明年為乾德

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為宣華池即摩訶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錯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
一衍戎裝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妃后
一餞於昇仙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
宴彌日九月駐軍巴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閱中舟子皆衣
錦綉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
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
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
衍數於其中為長夜之飲嬪御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
宴宗壽因持柎諫衍宜以社稷為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憤激流

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在均韓昭等奏曰嘉主從來酒悲不足怙也乃相與諧譎戲咲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則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

衍宮詞曰輝輝共共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如月浸宮殿有酒不醉其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於苑中以杜光廷為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廷字賓至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賢王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為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世以為尸解有文千餘卷皆本無為之旨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

洞兵機沉滯立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校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郎判三鈐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朝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遵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召巴遂集壁侍郎不識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為之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瑕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守長昭以便佞息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壁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之梟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月二日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畧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

不為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狼虎之人姦
佞滿朝貪滯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
其言有益擢為補闕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徃徃宿
於娼家飲於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
大帽四月流軍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有美
色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入宮潘昭與承綱
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
自縊死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
見紅樓

後蜀辛夤遜脩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為旱魃唐英按肥遺蛇名
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經外傳華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
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龍舟綵舫十里錦旦自百花
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湏臾雷電冥晦
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為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
即時還宮重賜宴群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
曰梁苑隋堤今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是楊
花入漢宮侍中宋光溥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
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於是罷
宴也七月天富倉秦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十
月彗星見長丈餘在輿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灾宜脩德以
禳之詔於玉局化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

姓怨氣上徹於天成此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
豈祈禳之可弭衍怒流於黎州雲唐安人立朝謬謂自比朱雲權
倖多嫉之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要斬張禹
今上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鷄刀雖小亦可斬群狗潤澄
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而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製狹中俛首即墜在位者惡之九月唐莊
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綉衍不許以為落草莊宗怒曰衍豈
免落草乎

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求陵為尖巾庶皆
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髻髻為樂夾臉連
額渥以朱粉曰醉狀國人皆效之四月朔衍會群臣舉觴不飲容

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亦
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吊伐彼有不為
臣子此所憂爾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令太子洗馬
林罕者著十在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
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遠方命鸞輿而遠幸為釁之端為禍
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
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讐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
行有宋光嗣在受光皇之付囑為大國之棟樑既不輸忠又不知
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為貪饜之人實非社稷之器
有宗弼在謬陟烟宵殊非謬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
事頰舌之能必召傾亡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又恣貪殘

焚藝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忿懷有歐陽
晃在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為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
蒙蔽由平於內密有田魯儔在為君王之元舅受保傳之尊官但
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於上苑珠玑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
在出為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
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數對唯誇
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為忝竊有嚴凝在唱亡國
之音銜趨時之後每為巫覡以覩聖明致君為桀紂之年使上乏
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咲賜
在珣綵五百段加開封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緘二江人
博通經史獻車駕還却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

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用而卒四月唐遣容省使嚴來聘以
虛實笏記叙興亡其畧曰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
西秦一旦迥遷於東洛誅殘南北焚藝宮闈雖別藩悉是唐臣無
一處不從偽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祖之業倏爾隳張
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迥發心昇獨炎竭滄漠而
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
靈乃選練其死士才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
正於樓上劍霜未匣鎗雪猶揮段凝領八方雄師倒戈伏死趙岳
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革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
日救塗炭遂定四維備欽皇猷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
臣淮南陳述職之儀迴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使息干戈未順

集竟方議除剪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喜帝祚中興
群祆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里迥感於蜀王國主
遠酬於厚禮宣徽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語終日伏其機辦料嚴
東還必有卸艾之謀乃謂衍曰我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昂
足勢今以姦雄相喻是鄙我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
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於游宴不
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季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為關給
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關中為刺史安重霸所
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蓋日
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玠上言其畧曰陛下誕聖之日而
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

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為意九月衍與
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
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
建鑄像及夫人觀玄都觀金華宮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于
石次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
驛又各賦詩

太后詩曰周游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斲得行所恨風光看未
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景靈夢魂猶是在
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

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為詩有藻思耕家甚貧
有相者謂耕曰公不久當大富貴耕因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

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女當作
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
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為淑妃妹為貴妃耕為驃騎大將軍衍即位
冊貴妃為順聖太后淑妃為翊聖太妃兄延瓊弟延珪皆致太師
侍中衍既荒於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規正至於失
國皆其致也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雲宮使魏王繼岌樞
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惶駭衍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
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為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蒲禹
卿上疏衍不納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
自此重不幸也乃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
冥晦兵不成列有群鴉泊於旗扛上其鳴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

發屋椽木知星者趨延又言曰此貪狼風千里之外必有破軍
將之凶衍親禱張惡子廟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錦谷唐
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儀勲宗昱
儼為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遁還衍令斷桔
津柏梁自錦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勲等三將俄而
宗弼亦棄錦谷奔白芳與三將同謀納款於魏王十一月衍至成
都宮人及百官迎謁於七里亭衍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
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
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金後總王至德王衍報曰彼與將校謀歸
朝廷為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輅歐陽晃等異謀熒惑
各已虜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為托因上表曰臣

歷代小史 卷三十一 唐
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孽挺災皇綱
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狗輿情正王三蜀建臣墓紹罔收迨
邊自保土疆以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
中區奄証不諛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岳便期納款遽聞
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為王土異萬家臣妾皆沐皇
恩輿襯有歸負荆埃罪望回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頤佇德音
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
王入居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弟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
名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
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為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偽宰相
王錯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

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
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於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
徐氏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
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
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退封為順正
公以諸侯禮於長安南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於綺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
次當以輅馱為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襲位
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游是好惟儉
巧是近惟聲色是尚闔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於內張士喬輩
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厚禮以睦

隣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尚謀宣淫於藩臣之家而
采光祿之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
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時天下群國十未
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畧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
於求金帛錦綉以自足其所欲衍誠能啗之以利結之以好勤
勞霸政勇於為治尚可延數十年俟真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
為竇融而以鄙吝召禍不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得以
不失為裨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孟知祥字保胤刑州龍岡人為群衙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
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
靈也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

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出知
嵐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
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為副而辭疾補馬步軍
都虞候莊宗即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以
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師書內府帷
幕玩館於宮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
國之勲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即遣歸闕知祥知
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九十七日時天
成九年正月至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恟恟知祥至制宣慰人心稍
定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為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臣人孟得姓名
及知祥至人以為先兆時魏王尚駐以府舍知祥乃館於徐延瓚

之第延瑀即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於壁上書孟子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為不佳故也延瑀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嘆曰踈狂霸立亦預知與我為代知我居此耶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封其妻瑀莘公主為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賻冊增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堊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脩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衍不荒于政有賢輔之繼岌小子豈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黃龍健為白鵲集局化向龜游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官勸進知祥曰德薄

不足當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効忠於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即位其日大風晝暝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為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為孝元皇帝廟號太祖察為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嶽為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冊追冊長公主為皇后冊夫人李氏為貴妃御得聖門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太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群臣於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趙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為金滕乎曰此天數也

非人可為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人出天下一統爾
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偽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
廟號高祖葬和陵初有馬者自號醋頭手携一燈檠所至處卓之
呼曰不得登登便倒至是人以為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
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勝生昶於太原大成初
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

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復疾以昶監國望日冊為太子知祥薨於前即
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延德兼事中六軍副使
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
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

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勝嘗夢大星自天墜
落其懷以告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
遂生昶六月江源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群
鳥啣土置於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閬州
大雨雹如鷄子鳥雀皆死暴風飄舡上民屋女匪雲嗷口神與閬
州神交戰之所致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二月晉高祖即位
改元天福

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親之舊其書畧曰夫晉皇帝奏
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慙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
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弔足以分疆宜隣好之
講睦况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

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為其黨所告伏誅洪大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為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即其驗也十二月昶耀兵大玄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王衍為戲命斬之二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一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止二年六月地震恟恟有聲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為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延應彥洪等

延應趙廷應之優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久至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行花開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檢營中并水湧出地也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為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錢被訴下獄責於維州至羣浦賜死民皆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于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長撫綏安養政在三異道在七縣驅鷄為理留犢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宜為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為文皆本

於理常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詞朕不為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特牡丹其花
雙開者十黃者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

十月地震摧民居者百數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
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於是
後宮位號有十四品

昭義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脩容脩媛脩涓
等秩並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寧江軍節度使張公驛卒驛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為政
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辨惟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謚文肅

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乂卒乂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
施檟楚於諸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諭之保乂曰帝柔之性不撻
之則他日為豚犬耳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范羲死其子文通居
喪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群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弭耳而
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翔亭榭遊賞之
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
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未
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

相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旆花

此花青城山中進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

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玄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仁殷為瓊王仁贄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子玄喆為秦王判六軍諸衛事玄珏為褒王玄寶幼而奇異既訖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乃下詔封為遂王贈青州大都督九月令城上芙蓉盡以帷幙遮護是時蜀中苟安賦役俱省米斗三十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笥弟俱坐於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間巷之間輒管歌誦令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於中原所

以財帛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綉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齋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入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製此曲

唐英按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貲蕩盡窮悴而卒樂工嘆之因為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也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慶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推

歷代小史 卷三十一
謁之於堦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朶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養士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者周玄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為崇勲園幅幘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閉之象湏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山大漲鎖寒龍屢鉄柱頻撼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已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蜀仙花苑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禹偁九隴

人少處於衙吏禹偁少落拓聞鷄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謂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知祥以為蒙陽令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院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子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呂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贛堯為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放登第後昶歸朝為鴻臚卿有門生青陽城至相見甚懼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盃竟不設筵其鄙吝如此九月有鷄鷓集瑞昂門觀者以不祥言

十七年春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奉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表蓬州縣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筭以療母疾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雪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王壘閑時藝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言曰臣觀太祖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啻之昊字穹佐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

昶夷陵卒昊隨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昊事前後已五十年貲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咲曰窮險乞兒以此為富可歎可歎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於昭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為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誤以兆為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遷於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玄喆為太子

玄喆字遵聖昶長子歸朝受秦寧節度知具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于十九年玄珽入朝為統軍卒

二月璧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荆湘昶

歷代小史 卷三十一
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賫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為天子至境上為疆吏所獲太祖怒命王全斌崔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義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為朕立功命宰相李昊餞於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鉄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咲之十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援利州崇韜布陳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為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玄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依東郭院

僧為小沙彌知祥飯僧見其慧黠留給侍昶左右累遷捲簾使通奏使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文州見古冢有屍如生書大中年文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塋之夢文和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子當有兵刀之危既能塋我可以免禍至是為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為領軍大將軍開寶年卒

二十八 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大原人是月劍門不守玄喆奔還問計於左右老将石贇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為我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効命乃

遣通奏使伊審微賚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畧曰臣生自并門長於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構得从幼歲以慕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方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園立曠執贄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關庭已慙先見之明固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畧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輦鼓統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勗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其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歸歎盡獲全生顧眇昧之余竟得保家而為幸庶使先人寢廟不

若之場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巡遏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斌至并仙橋昶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斌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屬詣闕自眉陽承舟至荊州出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遣其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德公時乾德三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僅百人具皇朝日曆是歲卒四十七追封楚王謚恭惠葬洛陽昶幼聰悟才辨自襲位頗勤於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昶惟高彥儔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

在汝既死吾何生為因不食亦卒先是蜀人質錢怒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尤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幸寅遜題桃板於寢門以其詞工華自題云新年納余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其符合如此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召宴卧内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即位重誨專政始構疑貳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留季良遂結董璋攻遂問其跋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命僭竊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嘗恕之於前矣知祥始末臣於後唐托葭莩之援階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為國藩輔而乃憫然自帝不復顧忌迹其素心真亂臣賊子也

昶戒王氏荒淫驕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戚雖刑法稍峻而不至酷暴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門之援此至極迷者之所不為而昶為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真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真有恩於降虜哉

唯恐束手讎命坐其大國之桂取其王之韻子密財草草對
至避其味之散不為而味為之固宜精之無嫌及王則早於其
不至謂暴入敗委之然不端天祥用蕭且之精誠非門之對也
味妖王內流密觀其之共好如來命與另朴如晚天去餘劍而

歷代小史卷之三十二

燕翼貽謀錄

宋晉陽 王球 撰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故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
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過
出倫輩必自絕意功名無復顧藉故 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
人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開寶二年三月壬寅朔詔
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
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
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
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

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
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
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
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
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
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
以人多而裁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
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
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
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 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
也豈漢唐所可仰望哉

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開寶六年
下第人徐士廉過登聞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策進士終塲經堂
並試殿庭三月庚午御講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一百二十
七人是歲禮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止二十二入 藝祖
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
於私門一洗故習

國初承五季之亂吏銓書判拔萃科久廢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遺
高錫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
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科先是諸道州府參選者每年冬集於吏
銓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詔選人四時參選真得馭臣之柄後因銓
部姑應故事不分臧否雖文紕繆書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 真

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銓司引對齋所試書判以備奏御 仁宗即位之初以諸路闕官凡守選者並與放選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廢書判為銓試議者以為奏補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書判猶如今之簾引雖有假手不可代書若銓試之弊則又甚矣雖他人代書可也省試猶可况銓試乎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為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亦由朝廷施刑濩寬故也

五代時尉職以軍校為之大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詔諸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始令初賜第人為之從趙普之請也

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故人以為榮雖老於選調不悔
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書詳定陶穀等議防禦團練軍事推官三事判官三考加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留守兩府節度推官三考加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掌書記防禦團諫判官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一考加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依前監察御史又轉而為諸府少尹申奏加檢校官或加憲銜觀察判官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魚謂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任無過失者並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優

舊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詔為刑部侍郎上奏云與胥吏無別非所以示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從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為借紫金魚袋借緋魚袋今尚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申明也

詔化基之孫舉元之子終工部尚書享年七十九

舊制縣尉捕盜無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詔尉逐賊被傷全火賜緋三分之一者減三選加三階五分之一者減二選加二階三分之一者減一選加一階縣令獲全火陞朝人改服色餘如尉賞身死者錄用的親子弟又詔捕寇立定日限已雁限外之責而終能獲賊者與除其罰不得書為勞績賞罰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親民則過矣

今之司理參軍五代之馬步軍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為之州鎮專殺而司獄事者輕視人命 太祖皇帝開寶六年七月壬子詔州府並置司寇參軍以新及第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充其後改為司理參軍

初進士尚仍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興國二年 太

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醵錢於曲江為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為供帳歲以為常先是進士參選方解褐衣綠是歲錫宴後五日癸酉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靴笏自後以唱第日賜之惟賜袍笏不復賜靴

世傳堂吏舊用士人呂夷簡改用吏人非也 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為奸賊開寶六年四月癸巳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諳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令錄除陞朝官餘上縣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為之此

太祖開基立國之宏規也不特此爾寇準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
司法直副法直官舊例以令史遷補準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
詔銓司選流內官一任三考無遺闕者引對試斷案授之蓋仰體
太祖謹重堂後官之意而推廣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掃而清
之新舊雜用士大夫耻與為伍又三年為任人無固志舊吏長子
孫為世業一齊不勝衆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數傳之後寂然
無聞是可恨也

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良為可念
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
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
如是而挾商旅干關節繩之以法彼亦何辭今不復聞舉此法矣

郵置皆役民為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異於古而郵亭役兵如
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詔諸道州府以軍
卒代百姓為遞夫其後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遂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軍功進秩為節度使者不可數計而班在卿監之
下太祖皇帝以節度使受禪遂重其選陞其班於六曹侍郎之
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詔書也故恩數同執政官而除拜鎖院
宣麻尤異焉非宗室近屬外戚國婿年勞久次不得為此官此外
則殿帥而已前宰執亦時有除拜者崇寧以來始有濫恩其後官
者皆得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賜時服惟將相翰林學士至諸軍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
皇帝謂宰相曰時服不賜百官甚無謂也宜並賜之乃以冬十月

乙酉朔賜文武常參官時服自後遂為定制

唐制為刺史者並借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戊戌詔常參官知節鎮並借紫防禦團練刺史州借緋候回日依舊服色其服緋人任諸州亦借紫惟軍壘則否國初假試官乃以恩澤補授不理選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為賀悉以試七選吏部南曹赴調引對始授以官自後假試得齒仕版

先是選人不給印紙遇任滿給公憑到選以攷功過徃徃於已給之後時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壬申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曹並給印紙曆于外給公憑者罷之自此奔競巧求者不得以公憑營私更易改給

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雖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歸藩細事取決于帥與朝廷幾於相忘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右拾遺李翰極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詔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而後天下大權盡歸人主潛消藩鎮跋扈之心今長吏初除替滿奏事自此始也

舊制品官服緋紫皆以品格故選人久次多服緋紫京朝遷轉之速者反多服綠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參官衣緋綠二十年於吏部投狀具履歷以聞始以實歷後以應格者少改用莅事日為始遂為定制

舊制中書舍人諫議大夫權侍郎並服黑帶佩金魚霍端友為中書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顧其帶問云何以無別于庶官端友奏非金玉無用紅鞞者乃詔四品從官改服紅鞞黑犀帶佩金魚今武

臣大使臣以上紅鞋不知何所從始也

國初士庶所服革帶未有定制大抵貴者以金賤者以銀富者尚侈貧者尚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壬寅詔三品以上鈐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銀鈐金塗七品以上并未嘗參官并內職武官以銀上所特賜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銀今世所謂藥點烏銀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鐵角二色其金荔枝鈐非三品以上不許服太宗特新此鈐其品式無傳焉其後毬文笏頭御仙又出於太宗特製以別貴賤而荔枝及為御仙之次雖非從官特賜皆許服初品京官特賜帶者即服紫矣鞍轡之別亦始於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正月詔常參官銀裝鞍絲條六品以下不得開甲甲太平興國七年正月詔常參官銀裝鞍絲條六品以下不得開裝仍不得用刻繡金皮飾韉未仕者烏漆素鞍則是一命以上皆

赤紫
黑紫

可以銀裝鞍也近歲惟郡太守猶存銀裝絲條之制此外無敢用者若烏漆則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無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鮮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於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為妖其禁尤嚴故太平興國七年詔曰中外官并貢舉人或于緋綠白袍者私自以紫為衣服者禁之止許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詔士庶皆許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則申嚴于仁宗之時今虜中之服乃是國初申嚴之制此不可曉太祖皇帝收藩鎮之權雖大藩府不敢臣屬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為小官者漸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開封府寇準極陳其不可乃詔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錄諸曹參軍

知畿縣見知府並庭參設拜自後諸州選人並拜于庭故老泉上書亦嘗言之不知此禮廢于何時

進士舊無免解之條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詔貢舉應三舉人並免取解若三舉連中則是九年三舉不連中則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為均平也若四舉連中則亦罕有不為濫矣

國初士大夫徃徃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罷多芒屨策杖以行婦女乘驢已為過矣不幸丁憂解官多流落不能歸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聖主端居九重而思慮至此則從宦遠方者不至於畏憚而不敢徃 祖宗仁厚之澤大抵如此其後以川峽距京師不甚遠至景德二年三月復聽川峽官丁憂惟長吏奏裁

尉職警盜村鄉爭鬪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徃徃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詔申警悉毀撤之詞訴悉歸之縣蓋後生初任未歷民事輕於用刑縣令權輕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無敢犯者

銓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銓者雖聰明過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為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詔選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內銓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選其視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 真宗即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轉頗艱

國初進士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禮部貢

院言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厨蠟燭等入除官韻外不得懷挾書策犯者扶出殿一舉其申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甚衆則是法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答曰對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人也義謹對試卷不謄錄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十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而全不能記答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彌而兼采譽望猶在觀其字畫可以占其為入而士之應舉者知勉於小學亦所以誘人為善也自謄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亦不敢妄意於

科舉使古意尚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舊制進士首選同唱第人皆自備錢為鞍馬費而京師遊手之民亦自以鞍馬候于禁門外雖號廷魁與衆無以異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詔進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始與同列特異矣

進士考試差官屬之轉運使惟許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詔本路闕人即報鄰路差

納粟補官國初無天禧元年四月登州年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饑乞補第巽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熙寧元年八月詔給將作監主簿齋郎助教

牒募民實粟于邊此古人募民實粟塞下遺意也因記淳熙間詔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補初品官而龍舒一郡應格者數人郡以姓名來上孝宗皇帝疑而不與仲父軒山先生力諫以為失信於人恐自後歉歲無應募者孝宗亟從之已而應募者衆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謫官多為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舉官言者以為無以示貶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臣不得舉本州幕職官前朝貶謫雖重敘用亦驟未聞其黜免而置之閑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貽害無窮國為所誤而況士大夫乎

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薄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三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所幸物價止廉已給妻孥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詔赤畿知縣已令擇人俸給宜優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十五千米麥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麥四斛三千戶以下京官錢十二千米麥三斛是時已為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建庶官以釐庶務宜少豐於請給以各勵於廉隅自今文武官月請折支並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舊制士人與編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人會預省試公罪聽收贖而所贖止于公罪徒其後私罪杖亦許贖論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

日無皇朝淳化四年 太宗皇帝推考廢職始于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為封駁司 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為門下封駁司 國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陳乞攝太祝者雖班初品選人下然不一二年經營巧求即同正員是與侍從奏補無以異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 太宗皇帝深懲其弊乃詔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學究出身不許攝太祝自後京選判然巧求者無所容其奸 應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齒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雖見任京朝遇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擬常參官此與書學畫學算學律學並列於文武兩學者異矣

王師初下廣南北人畏瘴屬無敢往者雖武臣亦憚之後有武臣自廣南替回陳乞免短使者銓部以聞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詔三班使臣任廣南差遣替回並免短使遂以為制 祖宗立國之初崇尚儉素金銀為服用者鮮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為高而金銀之價甚賤至東封西祀天書降天神現而侈費寔廣公卿士大夫是則是劔而金銀之價亦從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 真宗皇帝覽三司奏乏銀支用問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時其價若干也蓋上以為重則下競趨之求之者多則價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數年間世變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費益甚沿襲至于宣政之間乎是宜價日增而未已也

國初沿江置務收茶名曰榷貨務給賣客旅如鹽貨然人不以為便
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詔廢沿江八處應茶商並許於出茶處市之
未幾有司恐課額有虧復請于上六月戊戌詔復舊制六飛南渡
後官不能運致茶貨而榷貨務只賣茶引矣

皇朝吏銓不曰尚書吏部而曰考課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職州縣官
以別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詔改考課京朝官院為審官院考課
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而總謂之流內銓云

唐有理匭使五代以來無聞 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詔置
理檢司以錢若水領之其後改曰登聞院又置鼓于禁門外以通
下情名曰鼓司 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詔改鼓司為登聞鼓
院登聞院為檢院應上書人並詣鼓院如本院不行則詣檢院以

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 太宗皇帝慮刑部大理寺吏舞
文巧詆特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
開始論決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
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唐百官入閣有待制次對官德宗興元中日令常參官三兩人奏事
後唐天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一次內殿百官轉對長興二年
停晉天福七年復漢乾祐二年陶穀奏罷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
申 太宗皇帝再復舊制詔百官次對每日兩次

諸州貢士國初未有限削來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 太宗命
諸道貢舉人悉入對崇政殿凡萬七千三百人時承平未久也不

知其後極盛之時其數又幾倍也

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
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奸
殺人不防其微必為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相聚蒲博開
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私銷銅錢為器用並令開封府嚴戒坊市
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
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寢輕而法不足以懲姦犯之者衆嘗近世
士大夫莅官視此三者為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七八因訴
到官有不為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母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
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

櫃坊

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
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 太宗皇帝寡之淳化四年
二月乙丑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昉有
請而從之也至 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
在無嫡母繼母者許敘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於
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生
而視之愬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為穎所
出永德知鄧州於州廨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
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皆
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 太宗

出母
嫁母

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九年集賢校理郭稹乞為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中心喪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并張公寫真告身詔以為韶州文學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孫亮為三班借職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張公九世孫錫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荅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慶曆三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孫華州明法狄國賓為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孫元亨為永興軍助教元豐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酉為隴州助教復其家國家非斬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器雖賢者猶爾况褻用之乎

咸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用寢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議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金為首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齋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六月又詔宮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綵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絹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詔自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應銷金貼金縷金間金蹙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不可得而絕也仁宗繼統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年五月戊辰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

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議者猶有憾以為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泯矣

真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陞應天府為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為名以聖祖殿為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皇帝中興之祥殆非偶然者

僧徒奸狡雖人主之前敢為欺罔江東有僧詣闕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從之命中使衛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來紹欽即與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闕下面謝皇帝而後自焚紹欽怒以义义入烈燔僧宛轉悲號而絕歸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頷之苟非就焚

太宗必以欺罔戮之于市矣

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褐皆遊惰無所業者亦有凶歲無所給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親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開寶五年閏二月戊午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為寄褐雜居宮觀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憑違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著婦女亦無寄食者矣而黃冠之兄弟父子孫姪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名曰親屬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犯者嚴懲之自後始與僧同其禁約矣

双忌單忌

○國忌行香本非舊制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詔曰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群臣進名奉慰寺觀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令自後 太祖 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進名奉慰久已不有亦不禁屠雙忌則休務單忌亦不廢務矣

御容

太祖征李重進還以御營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後僧徒共建一殿申嚴崇奉名彰武殿且請降御容使民庶瞻仰 真宗皇帝命翰林畫工圖寫嚴衛而往仍賜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郡率官僚朝禮六飛南度蕩為煨燼後雖建殿不復奏請御容姑存遺跡而已

○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縣令李易直訪王羲之蘭亭舊跡其

瓦市

流杯修禊處在越州僧子謙因請建寺於舊跡以藏玉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詔從子謙之請賜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僧寺戒壇尼受戒混肴其中因以為姦 太祖皇帝尤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素教法應尼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須入戒壇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為然官

司宜申明禁止之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為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
聖祖真宗各用金五千兩餘吳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
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殿為萬壽觀蓋明肅
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臣猶帶使令至是始去之示不復修營也
真宗皇帝朝盛禮縵儀屢舉費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人以為病
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
金塗之十省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太宗皇帝以海內混一四方無虞乃於江南置太平軍江北置無為
軍取太平無為之義太平後改為州無為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
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軍方十有六年災異變怪忽發八月

中有青蛇長數丈出郡治十六日風雨林木城門營壘盡壞壓死
千餘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真宗皇帝亟命中使張景
宣馳驛恤視民壞屋者無出來年夏租壓死者家賜米一斛無主
及貧乏者官收瘞之令長史就宮觀精虔設醮為民祈福是時方
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譴郡守真宗不從其後守臣懲艾於五年
三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樹七年七月庚寅奏聖祖殿叢竹內獲
毛履二以為聖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氣覆巢湖畫圖來上皆奉
承上意也洎至皇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
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進改名其山
曰紫芝山叢爾一培塿不應一時所產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
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蟲魚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與免罪戒

州縣自今無得以聞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進諛者

虞書載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三代以後無傳焉惟漢宣帝時嘗見史不載其形狀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三自南入城衆禽周遶至萬歲寺前樓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尺其羽五色冠如金盞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畫圖來上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其覽德輝而下也若麟惟先聖識之漢武獲一角獸當時以為麟太史公不以為然也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馴善詔羣臣參驗徐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賀

官榷酒酤其來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詔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監筦宜募民掌之減常課之十二使其易

辦吏勿復預蓋民自鬻則取利輕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則有為生之樂官無譏察警捕之勞而課額一定無敢違欠公私兩便然所入無贏餘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歸于公上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官列柳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愛民寧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剥下奉上而且誘民為惡陷民於罪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賣酒用妓樂如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間無一肯釐正之者何耶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

數尚多 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潛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儻斷下流皆得為之不勝其濫矣

州長吏不親監決中唐以來為然遇引斷皆牙校監決于門外 太宗恤刑慮有冤濫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詔諸州長吏凡決徒罪並須親臨因太常博士王杲有請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職幕官而徒罪必自監決帥府則以徒罪委通判 聖朝謹嚴于用刑蓋以人命為重也

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

何義耶至於鐃鈸乃胡樂也胡俗無樂而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魃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 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舉行之也

江南李唐舊用鐵錢蓋因韓熙載建議以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錢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南末年鐵錢十僅直銅錢一江南平民間不肯行用轉運使樊若水請廢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官收民間鐵錢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然川蜀陝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鐵錢一貫重二十五斤銅錢一當十三小民鑄為器用賣錢二千於是官錢皆為小民盜銷不

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請改鑄每貫重十二斤銅錢一當十民間無鈔銷之利不復為矣慶曆初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紅崖魏州青水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大錢一可當小錢三以之當十民間趨利盜鑄不已至八年張方平宋祁議以為當更乃詔改銅錢當十先是慶曆元年十一月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一百萬貫助陝西經費所積尤多錢重民苦之至是併罷鑄鐵錢其患方息

舊制命官鎖廳應舉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紕繆勒停不合格者贖銅未不得應舉中格庭對唱第日仍降甲蓋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比寒上也雖欲假手其可得乎故當時由此塗出者皆為文人 仁宗欲開誘進之路天聖四年六月辛

未詔免舉所業下第人免再舉仁宗許再應舉景祐元年復詔鎖廳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試者尚少而申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無所憚雖實無才能者亦求試矣

國朝故事三元張燈 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曰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區宇又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後遂為例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官雖廢之而私家猶有私自張燈者余曩仕山陽中元下元酒務張燈賣酒豈北方遺俗猶有存者耶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乙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為

七夕頒行天下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於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

月令開冰獻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亂訛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已未詔改正之

祖宗留意民事丁寧戒飭雖州縣小官未嘗少怠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丁未詔應京朝官受任於外并州縣幕職官朝辭并於閣門宣旨戒勗以其詞著之坐右不知此制廢於何時苟州縣小官亦蒙皇恩寵綏決知自重思所以稱上意不敢自暴自棄矣惜無能舉行之者也

承平時闕多員少士大夫注擬必求湏次者以自便蓋王事鞅掌久勞于外乍還鄉里展掃墳墓聚會親族料理生產作業勢使之然

甚而違年繩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詔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受詔後給假一月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聞違者有罪其後進士既多任子亦衆故東坡進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說以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莅官之日少閑居之日長而士大夫至於冒法況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為之犯罪許用蔭贖吏有所恃敢於為奸天聖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孫蔭詔特決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投募責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役苟吏可用蔭則是仕宦不如為吏也誘不肖子弟為惡莫此為甚

舊制京朝官實歷知縣三任入同判同判實歷三任入知州天聖六

年七月己亥詔自今任內有五人同罪奏舉減一任同判後改為通判至今因之各以兩任四考關陞

審官院定差知州軍並以資歷不容超越資歷當得不與天聖七年九月辛巳詔審官院定差並申中書引上審視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罷之今都堂審察其遺意也

國初奏薦之制甚寬不拘服屬遠近天聖四年始詔臣僚奏薦子弟須言服紀不許奏無服之親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後又以服屬之親疎為奏官之高下可謂良法乾興元年仁宗皇帝登寶位八月令學士院試諸州進奉賀登位人曾舉進士試大理評事曾舉諸科試秘書省正字餘試校書郎不願試人太廟齋郎凡四等試大理評事元豐為假承事郎今為通仕郎出官從事郎試秘書省

正字元豐為假承奉郎今為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廟齋郎元豐未改今為將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後例補將仕郎為宰執得登仕郎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壽春郡王以張士遜崔遵度為友講學之所為資善堂此資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後元良就學所皆曰資善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主家得自殺其奴僕太祖建國首禁臣下不得專殺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詔郡國斷大辟錄案朱書格律斷詞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取旨行之自後生殺之權出於上矣然主家猶擅黥奴僕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復詔士庶之家奴僕有犯不得黥面蓋重於戕人肌膚也祖宗謹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無所不用其至如詔太歲三元

聖節不決死罪則淳化二年三月也令衆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則天聖四年四月辛未詔也列聖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歟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饋士大夫入京往來與之官罷任旅費所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損有餘補不足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其講睦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苟私用之則有刑矣治平元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首曾以鄰州公使酒私用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嚴其禁公使酒相遺不得私用並入公帑其後祖無擇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遺親故自直學士謫授散官安置況他物乎故先世所歷州郡得鄰郡酒皆歸之公帑換易茗之一瓶不敢自飲也

師傅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師導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如周召畢公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辱莫甚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為階官而序進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冠而官以師傅保之稱此何義也子雖賢而可為父之師傅保乎況有年方孩幼即如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傅保加之宦豎悖理尤甚

選人改京朝官憚於作縣多歷閑慢比折知縣資序熙寧十年二月戊子詔選人磨勘改京朝官須入知縣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近世此禁浸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無出身任簽判二考滿則

赴部注破格通判矣 孝宗皇帝申嚴舊制仍以三年為任考第未足或有過犯不得注通判至今遵行之

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為二舅姑父母皆為朞喪

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二年之內凡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於義為稱十二月丁酉朔詔從之遂為定制

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群臣隨才任使公卿將相多為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例令服綠不問官品高下以示別於中國也 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應諸路偽授官先賜緋人止令服綠今並許仍舊其先衣紫人任常參官亦許仍舊遂得

與王朝官齒

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璿琇為父復仇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蓋九齡君子喜人為善林甫小人嫉人為善好惡不同故也苟其父罪當死子不當報讎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為人所擠陷以死可不報乎審素之讎所當報也 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縣民甄婆兒報母讐殺人詔決杖遣之惜乎璿琇之不遇聖時明主也

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負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為美談不知又有先於脩者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 真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為
導助升為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為例實亂人倫治平四年二
月 神宗皇帝手詔述 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
父行

士大夫治小民之譽者縱小民妄訴雖虛妄灼然亦不及坐甚而聽
其騫越幾於樓攬生事矣曾不思善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其受
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脇把持為生與吏囊橐視官府
如私家肆行不忌士大夫墮其計中為其所困殊不自覺良可嘆
也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乙巳詔應論訴人不得騫越陳狀
違者科罪開基創業之初首念及此慮為善良害也 真宗咸平
元年七月詔所訴虛妄好持人短長為鄉里害者再犯徒三犯杖

訖械送軍頭引見司苟能舉而行之庶幾妄訴者息矣

舊制暮喪百日内妨試尊卑長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昌哀就同文
試泊中選被人論訴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學士承
旨晁迥上言諸州士人以暮制妨試奔湊京轂請自今卑幼暮服
不妨取解詔從之自後冒哀求試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長暮喪多
年高者卑幼暮喪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則妨試亦鮮

國初宗室尚少隸宗正寺 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衆多特置大宗
正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仍詔自今於祖宗
後各擇一人為之尚賢而不以齒糾正違失凡宗室奏陳先委詳
酌而後聞不得專達其後又以宗室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宗
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

今州縣義倉未始於仁宗時始集賢校理王琪嘗於景祐中陳請乞每正稅二斗別輸一升領於轉運司遇水旱振給有司會議不同而止慶曆元年九月琪申前議上特詔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升然水旱振給所賴為多行之日久官吏視為公家之物遇振給靳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諫官無治所乃以門下省充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

真宗欲以 太宗配天於南郊而 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 太宗

並配 仁宗郊天又益以 真宗則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

七年因楊畋力諫乃定以 太宗配今南郊又以 祖宗並配

祖宗重堂後官更用士人其叙選至員外郎者與外任其後多不願

出惟求子孫恩澤遂以為例 英宗嘉祐八年中書奏今後願留

人雖許供職其諸房提點並須擇才候職事修舉方補如不職與

堂除知州蓋猶以士流之故優之也新法既行增置宰屬而士流

不復為堂後官因是脔削舊制堂後官外任止於通判不得為知

州先是皇祐三年四月詔堂後官無得佩魚若士人選用而至提

點五房方許佩魚以示別也今雖非士人選用皆佩之矣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謚號

非子孫所可襲 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蓋取襲封之義

舊制婦人冠以漆紗為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采色裝花初無定制仁宗時宮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長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議者以為妖 仁宗亦惡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為冠梳冠廣不得過一尺長不得過四寸梳長不得過四寸終 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侈靡之風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魚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

國朝武臣正任十年一遷官熙寧八年特詔駙馬都尉七年一遷官仍著于令非獨示優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請也元豐六年二月癸未詔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詔以

河南府學為西京國子監置分司官其後南京北京皆援為之崇寧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司業一員其職京具體而微矣

皇朝追褒先賢皆有所因 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封扁鵲為神應侯以上疾愈醫者許希有請也 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崇先聖之嗣也六月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重節義之風也 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禦冠冲虛觀妙真君莊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虛無之教也然 仁宗因醫者之請姑勉從之伯魚子思之封以配享從例封也伯夷叔齊遜千乘之國豈求身後虛名莊列物外人何羨真君之號不必封可也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城

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為靈貺侯今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為鄰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王安石創宮觀以處新法之異議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其後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宮觀其初出令也則曰優老元豐元年二月辛亥詔年六十者聽注差宮觀以三十月為任無得過兩任其後不拘此令

元豐初詔檢正官檢詳官各以四員為額亦同都事錄事承旨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一員通掌諸房權任甚重而所以擢用者不同或出於人主親擢則宰執反憚之所請

不敢不從出於宰臣進擬則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進近世日宰屬樞屬官為旋窩人不以為樂其人主親擢則又有跳出旋窩之號頗恃以自矜矣

樞密事拜罷與宰臣恩數等皇祐五年高若訥為樞密使罷政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章詞罷以示貶黜其後皆以前宰臣為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踵若訥故事也

淮南轉運使舊有二員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詔徙一員於廬州南渡以後廢江淮發運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治廬州者移治舒州其後又自舒州移治無為軍

太廟齋郎後改為假將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詔假版官行於襄亂

之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事郎為通仕郎假承奉承務郎為登仕郎
改舊通仕郎為從政郎舊登仕郎為修職郎假將仕郎去假字見
任合改人并帶假人但改正稱呼更不給告勅
舊貼職止於直祕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
詔天下人才富盛趨事赴功者衆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
閣直顯謨閣直寶文閣直天章閣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
中興以後又增敷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五等矣等級既多遷轉
亦易非舊比也

今判部判寺判監判院之稱乃官制未改以前實稱今加於實稱之
上可謂重疊昔有判刑部判禮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戶吏二部無
之蓋以流內銓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無謂也

其他寺監亦然至於登聞檢鼓院進奏院舊稱判政和五年言
謂官制之改稱判者悉除去惟太宗正司以官尊者稱判其次為
知若六院不可復言判也遂詔悉改為監

今之右文殿脩撰舊為集賢殿脩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
舊無此名祕書省殿以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詔宣德郎與宣德門名
相犯可改為宣教郎見任人不別給告但改稱呼

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改樞密直學士為
述古殿學士恩數品秩並依舊中興以後端明復舊而述古與樞
密直皆廢矣

大夫之稱亞於卿而郎官上應列宿文臣以為階官宜也況其來自

古初非創意立名故 神宗正官名遠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職事
舊稱為寄祿官若武臣橫行正副使之稱與承制崇班供奉侍禁
奉職借職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稱
此豈被堅執銳馳驟弓馬者之所宜稱乎橫行以十二階易十二
階猶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階並以八階易之無乃輕襲名器之
甚乎昔之超轉猶作九資則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轉不過四資是
減四十五年為十六年矣

祖宗多為武臣等級責其邊功非有奇功殊勲無因超越故文臣正
郎員即各止於三轉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聖君宏模一旦
壞於建議之臣使良法美意掃地無遺最甚者稱謂不顧義理所
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豐之制則人無得而議矣

紹聖二年三月監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 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權
侍郎遷進法詔三省議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帶
修撰除者滿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國子祭酒太常少卿秘書少監
直龍圖閣除者滿二年取旨除脩撰與外任職事修舉者再留二
年取旨除正與外任除待制即才能為衆所推績効顯著朝廷特
拔擢者不拘此令詔從之且天子侍從之臣非有才能績効而可
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殆如銓部注擬常調計資歷歲月者之為也
是時雖出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蓋欲假此令以扼異己之人
而不次超越者則曰人主特拔擢也豈不愚哉

慶曆二年富弼乞罷殿試止令尚書禮部奏名次第唱名蓋以廷試
惟用詩賦士子多僥幸故也王堯臣梁適皆狀元及第以為譏已

正月辛巳方從弼之請癸未遽從堯臣適之請復舊制

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給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門以列戟者想是時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舉無能舉舊事以言者若家廟則終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復頒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從宋庠之請也然一時議者欲令立廟之子孫襲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國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僅一二世或又疑襲封公爵惟三恪先聖之後有之此制一行數世之後必多又子孫或初命卑官不應襲公侯之爵議終不決竟尼不行是不詳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朝自 真宗時法令寬臣僚或以恩澤及所轉官為子孫乞賜

科名則召試而授之或乞親屬陞陟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為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陳乞叙復大抵皆公卿大臣牽於人情而不可拒者積日累月不可數計慶曆四年正月丙戌詔並禁止不得陳乞

令縣邑門樓皆曰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詔曰近降制勅決遣頗多或有釐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州府監縣應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咸著于籍受代批書印紙曆子違者論罪則是勅書樓州縣皆有之也今州郡不聞有勅書樓矣

唐有王會圖皇朝亦有四夷述職圖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館張復上言乞纂朝貢諸國衣冠畫其形狀錄其風俗以備史官廣記

後之是時外夷來朝者惟有高麗西夏回鶻占城三佛齊蒙國達
輶女真而已不若唐之多

國初進奏官循五季之舊例假官至御史大夫諸國既平天下一統
諸州各置進奏官專達京師多至百數混於皂隸不復齒於衣冠
之列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詔諸州進奏官十年以上
補三班奉職每遇郊祀叙補五人迄今為例

種放有別墅在終南山聚徒講學性嗜酒種秫自釀林泉之景頗為
幽勝 真宗聞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畫圖以進六
月己未召輔臣觀于龍圖閣再三褒美放父翊嘗為吏部令史出
官為長安簿放幼好學長以古道自任奉母隱居於終南山之豹
林谷自稱退士作退士說數千字又號雲溪醉叟太宗朝屢召不

起張齊賢薦其節行可厲風俗 真宗復遣中使召之起為左司
諫諫議大夫給事中力請還山從祀東封拜工部侍郎終身不娶
既卒朝廷錄其姪世雍為同學究出身

唐人重於避諱國初此風尚在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部曲
避監臨家諱尤甚 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
名諱止可行於已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新授官職有家諱者除
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許準勅上言餘不在
改請之限然法令明載官稱犯高曾祖父諱冒居者有罪則是與
此詔相反也豈非此詔既行之後人無廉耻習以成風故又從而
禁之耶

民間訴水旱舊無限制或秋而訴夏旱或冬而訴秋旱往往於收割

之後欺罔官吏無從覈實拒之則不可聽之則難信故 太宗淳
化二年正月丁酉詔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嶺南管內州縣訴水旱
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為限自此遂為定制
國初州郡官屬皆長吏自行奏辟姓名未聞於朝已先莅職洎至命
下則已莅月日皆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親戚也 太宗雍熙四
年八月乙未詔曰諸處奏薦多是親黨既傷公道徒啓倖門今後
如有員闕處當以狀聞自後奏辟不敢私於親戚或犯此令者人
得而指擿之稍知所畏忌矣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五代庶事章勅但樞密院給牒太平興國三年
李飛雄偽作牒乘驛謀反擒捕伏誅六月戊午詔復舊制應乘驛
者並給銀牌中興以後此制不復講矣

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礬葉燒灰染紫以為黝獻之宦者洎
諸王無不愛之乃用為朝袍乍見者皆駭觀士大夫雖慕之不敢
為也而婦女有以為衫襖者言者亟論之以為奇袤之服竈不可
長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詔嚴為之禁犯者罪之中興以後駐蹕南
方貴賤皆衣黝紫反以赤紫為御愛紫亦無敢以為衫袍者獨婦
人以為衫襖爾

真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為
巡鋪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
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 真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
嫌者移試別頭別試所自此始且以御史為巡鋪決無容私矣
以宦官不知始於何年也

唐設武舉以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為將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祐元年邊事寢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于今不廢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載矣仲父軒山公知貢舉武舉林慄陶天麟等來拜謝仲父問之曰朝廷設此科以擇將帥而公等不從軍何也荅以不堪答筆之辱仲父因奏 孝宗皇帝乞更舊制申飭三衙沿江軍帥待以士禮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進士皆願從軍至紹熙庚戌仲父以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唱進士第復奏 光宗皇帝命武舉進士從軍不許軍帥答辱大罪按奏小罪罰俸此令一出皆願從軍而軍中無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員之額以至江上諸軍每舉以二十四員為額七年為任第一名同正將第二名第三名同副

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後軍帥亦仰承朝廷優卹之意待遇之禮與統領官等或令其兼同統領職事遇出戰多令守寨必自願親行陣者始聽之並軍中自統制以下多是假攝或以準備將而權統制者每於文移公牘書劄榜子削其本職為寫權職而正遇東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駕士大夫一聞鉦鼓之聲則惴惴戰栗士大夫信其偽銜不復與較故以守闕進勇副尉為統制者往往而是若於武舉中選願親行陣者使久於其任而序進之必趨事赴功矣
部吏賣闕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趙及判流內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賣闕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憂事故數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數

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為小官時皆嘗由之亦不暇問 太宗皇帝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也豈不信哉

國初官者不過數十人 真宗時漸衆蓋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數歲小兒積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閏七月戊戌言者以為久弊當革乃詔自供奉官至行門以百八十員為額遇闕額方許奏補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為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職守惟務奔競乞申嚴戒勵慶曆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外官滿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十日為任者仍舊此誠良法也中興以來職事官猶計資考故有須次一兩政者

至於三丞以上至於郎官卿監有三四年不遷者故人無苟且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懼求去是不諳 祖宗典故爾

舊制御試詩賦論士人未免上請於殿陛之下出題官臨軒答之往復紛紜殊失尊嚴之體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詔進士題具書史所出御藥院印給士人不許上請自後進士各伏其位不敢復至殿庭

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天聖五年詔臣僚薨卒當賜謚而本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連狀封贈此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詔流內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權聽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風俗也康定元年六月

壬子詔臣僚之官罷任所過山險去處差軍士防送無過送迎人之半此閱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 仁宗施恩於臣下者如此可謂仁矣先是咸平六年 真宗詔命官遷謫嶺南亡歿者並許歸葬官給緡錢如親屬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蓋其人雖犯罪而其死則可閱威以懲其罪恩以恤其死施於死者猶爾况生者乎施於有罪者猶爾况無罪者乎 仁宗可謂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歲則官為廩給此 祖宗舊法也皇祐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 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為給食今又復以五歲為限

西京學校舊為河南府學景祐元年詔改為西京國子監以為優賢之所

商稅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縣令亦鄙賤之曾不思客旅往來鄉民入市動遭竭澤又復營私掩為已有害民有甚焉者 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詔商稅三萬貫以上選親民官監給通判添支所以重譏征之寄近時理親民資序為監當者未之聞也徃徃以為浼已不肯褻就然朝廷以場務之寄責之長貳縣令知監當之難於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天下州縣課利場務十分虧五釐以下知通縣令罰俸一月一分以下兩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陞陟差遣賞罰不及於監當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表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

也余嘗至其村故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箒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余嘗思之表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况貴賤殊塗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為不義矣表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大族勝於乍盛乍衰者多矣

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平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聽矣司天監官自挈壺正轉保章正靈臺節直長局丞至冬官正僅五遷爾舊制五年一轉或謂較之武臣洎鬻

官則太優欲增其等級慶曆五年六月乙卯朔詔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遷官雖循轉甚遲然比承信郎轉至武翼郎猶為優矣

承平時温州鼎州廣州皆貢柑子尚方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苞苴權要肩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為人害天聖六年四月庚戌詔三州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五季日尋干戈其於軍卒尤先激勵凡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飯指揮使皇朝一統邊境無虞伴飯者眾乃詔以處有罪者凡為此職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詔改軍頭伴飯指揮使為散指揮使然自此人不復以為耻而激勵之權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陸路發運二使運江南之粟以贍京師其後以陸路不便悉從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詔合水路陸路發運為一路以王繼昇掌之董儼為同堂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錢刊小錄事遊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無幾或貧而名次高至於假丐熙寧六年三月庚申詔賜進士及第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一時歆豔以為盛事次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練亨甫奏罷期集錢止賜錢造小錄及第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而遊燕之費復率錢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詔復增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相仍至今定為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率錢皆以小錄為名而同年得與燕集者無幾又為職事者日叨飲食所得小錄題名紙札裝潢皆精緻不費一

金其不與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絕不佳不沾孟勺無乃太不均乎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結諸軍為十三將蓋 太祖皇帝初

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戌之歲月寢久與州郡之兵無別

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

六湖子 月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

東第十一桂州江府第一 二邕州第十三廩給特厚與禁衛比若

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其

廩給與將兵不同況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

每牒一紙為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為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

七月始出賣於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

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諸路民間聞之一時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書填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踰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廢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然朝廷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為停榻之令許客人增百千與販又增條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也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酌公私房錢與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許蠲放仍每歲不得過三次是時天下承平百餘年矣 仁宗皇帝疑神穆清而念慮及於細微真聖主也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 神宗始命畢仲衍蔡京范鏗張璪詳定於太學初八十齋三十人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 徽宗初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于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于辟雍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

歷代小史 卷三十二 廿九
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離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兩浙福建納土之後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惟河北河東陝西以捍禦西北二虜帥臣之權特重其他諸路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月丁巳始詔楊廬江寧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軍馬鈐轄各置禁軍駐泊三指揮越福二指揮以威果為額每指揮四百人各路兵馬都監二員越福一員其後二廣經略京東西路安撫江東西路安撫皆因事令守臣兼領而加以鈐轄之名以至兩浙四川皆以調發之故後又改鈐轄為總管而四川至今仍舊名開端於嘉祐之時而定制於中興之後然帥臣大抵權輕當緩急之時罕能成功承平無事惟事教閱而已矧自勤王諸

將分為駐劄州郡之額闕不復補名存實亡然人存政舉苟擇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幾緩急有所恃也

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群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通判舉人改官與太守同自提舉常平使者列于監司諸路頓增員數熙寧元年十二月始詔通判不得舉人改京官元豐初詔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為額至元祐元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再命通判歲終舉改官一人或縣令一人間舉

十二月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人為額後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解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至紹熙初號為頓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舉官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納粟補官始以拯饑後以募民實粟于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而致粟于邊頗艱應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歷四任十考增舉主二員職司二常員五自此人樂於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舊制監司太守舉京官有定數縣令初不限員數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舉十六人縣令乃詔河北陝西漕舉十二

員憲六員河東京東西淮南漕十員憲五員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北廣東西益利梓路漕憲各四員夔路漕四員憲二員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六員開封府諸州軍各一員然立法之初舉縣令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贓私升幕職再任知縣再任滿引對改京官則是受舉之後歷知縣兩任六考改官此天聖七年閏二月甲辰詔書也至熙寧四年詔再任知縣縣令人須有安撫轉運提刑知州通判奏舉五員方許再任內有職司二人者亦聽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間又以州縣增官員復增舉員中興以來一循前例然亦時有增損舊制特遷官者其理磨勘並自受告日為始故有垂當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廢熙寧六年八月丙申詔文武臣僚特遷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

歷代小史 卷三十二
人蒙實惠至今仍之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宦孰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宦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之言也

國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後世已死偽為之也真宗時主客郎中謝泌言致仕官如清名為衆所推粗有勞効方可聽其納祿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詔年七十退者許致仕如因疾或

歷任有贓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詔乞致仕者審官院具歷任有贓犯檢勘吏部申上取旨 仁宗天聖四年始詔即中以上致仕與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為祕書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聽官嫡孫若弟姪一人降一等凡此者皆以利誘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陳致仕依舊勅與一子官如分司給全俸違者御史臺糾察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詔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詔文武官年老無子孫奏其親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課遷官有功於國有惠於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詔年七十居官犯事

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孫凡此者皆以法繩之也慶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賈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優與改官致仕詔從之此以賞勸之也況法初行湏受命之後陳乞恩澤病者尚不許豈容已死偽為其後又限以受命後身故者方許陳乞恩澤後又但以陳乞後身故者放行而詐偽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書丁憂月日或與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嘗詰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員外致仕恩澤政和二年張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聽印補從之詳考前後詔令肇端於真宗之朝而詳密於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嚴責之甚備然上勞聖訓丁寧至於六七而不已亦可見風俗之日趨於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鮮矣

真宗以朝官注擬于堂資者自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門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也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下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于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閤門放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有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況未與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國初擢用人才不問資序有初補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塗之艱苦小官徃徃遭其慢視又且未歷民事不諳民間疾苦

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蘇易簡上言初任京官未歷州縣不得擬知
州通判詔從之然惟施之常調爾若人主特除則又不在其例呂
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員外郎即知廬州正如易簡所論不以改制
而止也

歷代小史卷之三十三
孫公談圃

高郵 孫升 撰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為學 宣祖遣 藝祖從
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學究即館于汴
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為門客然 藝祖獨與趙計
事陳不與也其後 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
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 藝祖
怒問狀 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為盜掠居
陳村舍生徒日衰饑寒無與從者 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
吏大集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即趙普也陳忘其

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 英廟宮僚也 聖眷素厚書簡以老夫稱之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人謂春卿春卿因造卧内諭意時 裕陵秉燭侍立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不知若果不就必须當別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 上大悟即拜春卿床下遂正儲位 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為翼善春卿為人純直謂不當為父子宫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不易丙吉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寢不報迨 裕陵即位孫永述其事始進天章閣待制入謝 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克葬露殯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粲例中使護葬 宣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

哀 英廟所賜御劄上之賜銀千兩官其一孫

趙叅政抃闕道初好神僊術在成都僧上詩云須向維摩頂上行 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孟悅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 悅道曰吾以三兩斤金換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 人公招之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步而飲啖自 若悅道閱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如飛吏還報悅 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 其子訖怪其形色異常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頃跌坐而化 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 嗜而死世傳飽以櫻苑重饑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 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尚在後文正

歷代小史 卷三十三
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為利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為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為妾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即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

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曰白頤可謂燠糲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 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故楊康國錢總皆寫此經往豐稷為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卧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海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荆公為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墜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口秀秀
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問
方知母已亡問殯乃所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以卜地無
何至此樞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之
吉遂為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元豐脩城李上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為備直元祐初公為御史按
圖眎開發處來山乾良例皆發掘將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
有避忌况天子衆人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中得
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言
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

子瞻以温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為執政公力言蘇軾為翰林學

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
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為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
安石止可以為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為輔佐願以
安石為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傳堯俞王
嵩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為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
不為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久之御批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幼章獻養為
已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稱制而楊太妃病革上問
疾楊密語其事上大慟即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衆無敢言
獨呂夷簡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然

宮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即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形色如生鬢髮鬱然無少異 上於是存撫諸劉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

上不悅後升祔 二后赦文孫抃當筆直言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 上覽之感涕孫遂參大政

司馬溫公○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為郡

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為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

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為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齋誥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嘗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地熱衢植椰子木為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

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
軾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
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李撰徐禧為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
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
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
相殺人多減三品後禧敗求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第
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君觀後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
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染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
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帝處借來取水一碗以木魚盡洒屋壁懷
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完惟焚一廁乃木洒水不至處也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
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
改都省臨終牀簣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為挽詞云漏殘
餘一榻曾不為黃金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眾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莘
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眾曰願得福耳
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逋使
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
錢囹圄遂空

汀州地多香茸閩人呼為香薷公曰孰是予曰左傳言一薰一蕕十
年尚有臭杜預曰猶臭草也漢書薰以香自燒顏籀曰薰香草也

左氏以薰對猶是不得為香草今香茸自甲拆至花時投殺殂中馥然謂之臭草可乎按本草香薷音兼味辛注云家家有之主霍亂今醫家用香茸正療此疾味亦辛但淮南為香茸閩中呼為香薷此非當以本草為證公曰信是

杜太監植少子灼為李定所摺定曰莫要剥了綠衫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剥恐先剥了紫衫定大怒枷送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為循州興寧尉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為業上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即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

世謂徐鷄瓜迨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其母朱氏即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仁宗嘗患腰疼李公主薦一黥卒即召見用針刺腰針才出即奏云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賜號興龍穴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為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亦下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使人伺察為一郡將庇之得免後虛白竟以他事杖脊

歷代史 卷三十三 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零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新立倉法胥史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為不便故平甫譏之也

夏文莊父為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僊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為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可作地僊在城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揺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師聖闇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其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王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置壁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王清之宏壯可知王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王清五岳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畫一拱燃蠟炬一枝儲祥宮 太宗建之為民祈福 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

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凡當用黃金處以丹朱代之
宮成兩宮臨幸肆赦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臺官唯李公擇
言不宜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辭用首鼠對寒蟬之
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文章排論兩府獨范純
仁留身力解之時王存已去行數步為范一言而留之蔡既貶新
州范王皆罷政公言使確誠無意如滄海揚塵之句非佳語也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為晉
趙灣王 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乃其識也

趙志忠自契丹歸明官至正即嘗求差遣不報在都堂厲聲曰天下
只有闍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忠底已死了三二十箇志忠
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為契丹史官也

劉安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宮中誕公主時 上未納后二人即

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曰無此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
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禹自賓州移化州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游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菘苳兩粒
服之遂愈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臘茶服
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異其術親記一小冊子後

喬執中未過省時父竦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夜夢一紫衣僧
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光明不可正眎後 英廟登
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

蘇少保頌為人深沉有度量不悅于刑公罷知制誥歸班二年赴常
朝未嘗一日在告與人終日無一言及之元祐中與同列爭賈易

事遂以朋黨罷相而蘓平生未嘗識易也知揚州日呂溫卿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為嘗奉親知婺州中途大風舟壞親濡水公皇遽入水負抱迓吏及卒數百人盡眇波間湏臾風定親獲安全世言公所以作相者孝德所召也又善言臺閣故事下至閭巷風俗士大夫吉凶禮無不能記嘗曰先朝人書狀簡尺後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

吳頤云荆公薨之前一歲凌晨閣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惡甚棄之墻下曰明年祖龍死予因言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覓趙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類也

公曰昔人患冷疾用金石藥與土相和為末種韭因論附子茯苓之性公曰附子不可常餌予曰是二藥正如君子小人之性所養彌久則所存彌厚如歲寒之松柏根節葉實膏脂皆能却老輕身其精氣靈液入于地中千歲為茯苓又千歲為琥珀又千歲為璽狀如黑玉小人反是積小惡以至大害如烏頭其銳而脩者為天雄而兩歧者為烏喙歧而八角老者為附子八角又別名側此數者其名異而一種大抵愈久而愈毒至於發為苗幹尚能殺人董是也公異之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冢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甯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

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汗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秀也秀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

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為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為僭矣修豈可得於是謚文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荆公果謚文

仁廟皇嗣未立群臣多言獨韓魏公有力一日殿上陳宗廟大計上不得已領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駕還宮不食者再左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宮人有數其妃將入閣者曰何遽使他人為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年每

遇真廟諱日羣臣拜慰必聞上慟哭其聲哀咽黔川謝師德

嘗收梁職首圖小筆尤精後有陶尚書跋尾數百字開寶時親筆

公甚愛之公云其畫絕妙世鮮有之師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帝行幸即隨駕

琦因請具素仗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閣即於簾前具

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太后

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

言有允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拆簾上自此親政

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僧云羅義神灾劫重

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

言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為汝借水三寸三日
內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為記日用即詣一廟為文具述借水事立
廟中以俟即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
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
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
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
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
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
足佳願旨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華老辭之衆
遂去莘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公曰荊公三經學者以謂如何余曰荊公學尤邃於理非後生所易
知故學者又為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然荊公亦有所失
如周官言替牛耳荊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
聽詩誰謂鼠無牙荊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引
一牛與荊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迹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
年桃花遍山谷中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為國子直講為人朴質不脩人事至京杜門以
故皆疎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
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
中者

鄭待制穆字閔中福州人與劉彝陳襄皆以德行為世所尊號四先生時鄭歸閩公亦有詩送之曰清曉都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流塵幾翳看山眼落日休停別酒盃何待諸生留北闕自存遺直在東臺連江四老嗟誰在白首金朝只獨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自是遂有去崖之行

真宗一日哺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為樂左右列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銷

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硫黃神僊藥也每歲夏至三伏日必餌百粒去臟腑中穢滯有驗予因與公言硫黃與鍾乳皆生於石陽氣溶液凝結而就石陰也至陽發於地相薄而不和故聚而為大熱之藥硫黃伏於石下泉源所發則蒸為湯池其沸可以烹飪是宜服之殺人粉以為劑老幼可服得火者多發為背疽若鍾乳生巖穴流如馬潼結如鷺管虛圓空中若不足畏者然不待火研以玉槌七晝夜不息而其性躁怒不解甚於硫黃昔夏文莊服藥粥有小史食其餘流血而殞蓋用此二藥也硫黃信有驗殆不可多服若陸生韭葉柔脆可茹則名為草鍾乳水產之艾其甘滑可食則名為水硫黃豈二物亦性之煖歟不然徒盜其名也公撫掌而笑

公既責歸州路逢梁燾燾時貶化州皆其子孫一半在鄆梁有幼子八歲孫三歲至潭州為知州喻陟所逼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孫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為之泣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穢不可聞丁晉公之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汙至崖盡絃所乘牛馬於山林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翌日遂有光州之命

公為京東憲置黑漆牌雌黃字云刑獄冤濫詞理抑屈州縣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婦人慟哭牌下曰吾女死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劾之果得其冤一路震駭

公除監察御史行至泗上夜夢有人送皮筒旁有小牌子書黃州二

字意謂當以言得罪責黃州後安置汀州時知州黃彥臣始知夢中黃州二字為此行也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何時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哲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公罷泰州幕時携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悅如怒色復歸高郵大病相繼一子夭後調官西上復拜塔下見其容甚悅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彥為泗州日病甚其女刲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以與汝取得藥來明日有徐州左劉鄉人也未獻袈裟于塔下方掛塔之次於聖像中得藥一貼題云和州歷陽縣秦家治風藥服之香氣徹頂即日遂安

公嘗學詩於孫莘老嘗曰近世作詩無復有唐人風余嘗得公詩集
今略記數聯宣仁挽詞云玉笋千官散珠簾一夜空峽口送人詩
云來書占喜鵲落日聽鳴蛩屈宅詩云若與蛟龍爭角黍應同漁
父啜糟醅述懷詩云睡湏山鳥喚酒聽竹枝樹長陽道中云窮搜
詩句熟老煉世情通袁安道中云白雲每逐晨光出紅雀長隨暮
靄還自南京和彭九江云梁臺歌吹餘衰草湓浦琵琶悵晚風公
在汀州避謗罕作詩有云慈竹笋抽疑夏籜木犀花發認春香此
一聯道盡汀州景物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
藥兩貼如蓮藥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
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縣官時為收採公言服之數日已覺轉
側甚輕信竒藥也余因曰本草載石菖蒲久服身輕一名菖陽退
之所謂此言醫師以菖陽引年欲進其種苓以余觀之本草所謂
輕身退之所謂引年迨今石菖蒲其生石磧上析寒盛暑疑之以
層冰暴之以烈日衆卉枯瘁方且鬱然叢茂是宜服之能輕身却
老也若生下濕之地至暑則根虛至秋則葉萎與蒲柳同豈足比
哉公領之

子由嘗為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
而溺湏更不見子由以謂神僊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
予非其人遂不復講

子瞻官鳳翔陳仲亮知府好黃白術府中有術僧甚異仲亮屢迫之

輒逃匿不出子瞻乘間入寺排闥見僧問其事僧云仲亮貪不可
傳因授子瞻其法用黃金一兩朱砂一錢同燒之須臾化為紫金
其價數倍子瞻因為仲亮言即呼僧至驗之果然仲亮因造金治
第未幾敗官而卒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兒
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
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徃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
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疑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
元祐果大拜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
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

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
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
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
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為省
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
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
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為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
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
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
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予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薰鼻還思酒
入唇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因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螿細侵
辰蓮燭當時事壺頭此日春

何殿直黥卒也善行天心正法子由婦遇崇二年何治之初見四鬼
環守後止見一何更造天獄築壇追捕鞭笞之聲聞于外是夜婦
如醉而醒者家人詢二年之病皆不記但如夢中耳公先娶撫州
吳氏因言吳氏有女為崇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愈道士埋符
廟下一夕廟屋盡圯至今修而復壞者數四其術祕不傳世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達而退李憲荆公笑曰使達無功
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
李憲字荊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即出為監當

王青未遇時貧甚有人告曰何不賣脂以令人家補墨器青如其言
家貨遂豐是時京師無人賣此今則多矣蓋自青始也公見高士
英說少時見青監倉門時有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
不中朝士曰某不遠千里而來幸無辭也青曰無所諱則言官人
山林中有冤氣所以平生坎坷守官多事不衝替即差替也朝士
愕然曰某五歲時所生母死於江行父遽焚於水濱即解舟而去
後求骨已亡矣無一日不恨青曰如此不須問相也

元祐初呂申公欲以張問為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恟恟公上言朝廷
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蒼頭白髮而已乎人有諛於
申公申公以皓首又弟公績除慶帥辭疾不行請宮觀即以祕書
少監領真祠公言近嘗有某官亦如此請者因得罪不宜以宰相

弟遂撓法申公不悅出公知濟州

胡兢除監察御史公連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且未嘗有大臣論薦及有投獻文字堅執不下引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孔子主癰疽侍人瘠環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簾幃深密正當防竊弄之人蓋指陳衍也其命遂寢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為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剔去足筋然後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樂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樂中賊既絕食遂散去公為憲日一倚恭敏凡獲盜即日輦金至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閩中唯建劔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公建州人生時

家姬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于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閑藍驚曰吾雖有意而未發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為手中一道紋分明藍之子方病觀其手曰有两橫紋相侵則不可救已而紋侵果卒

海陵徐神翁居天慶觀公為僉判任蒲別之神翁無他語但言做官時著緋後公入京授烏墩鎮至潤尋醫六年授常山撫勾未至覃恩賜五品服遂入臺自海陵至此五年方莅事應神翁之說又王和甫乞字書一諦乃授益州益其父名也開寶試院火泰州舉人赴試求字皆從火傍徐王病遣中使設齋求字中使去得一餽字

年
後

蓋王以久不食至明年三月一日日蝕是日忽索粥自是病愈莊
公岳為湖北漕得寘字未幾卒和甫又嘗得三山字後提舉嵩山
崇福宮公未貴時遣人求字得乙未尚地四字後乙亥年責歸州
郡之公字向未也昔有監觀道士每歲見有一人至觀引神翁於
三清像後閉門終日而去疑受道之異人也

許景山述知維揚以卒子子春既除服往舊治將丐府公理遺表事
時王丞相隨為郡子春以封狀見之謁通判拒不見子春大怒拂
衣去而丞相聞之曰前日一封狀甚謹況其氣節如此因立奏遺
表遂授太廟齋郎時年已四十終天章閣待制

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族散處無酋長多沉香藥貨余
靖知桂州時吳蒙為司戶管內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

謂此不足以立功即深入其地勞苦沒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

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金五十星造兩餅贖之
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忤其意即毒
其上流故鮮能入其巢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悅
於趙普因使討之王有知術使士卒以鐵底為襪入其地多使斬
截至今國中一石戎過之必懼而再拜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蒙
即荆公夫人之叔父公先妻吳與荆公夫人同母親見蒙說如此
公再娶周即春卿家有賢行

張舜民芸叟從軍高遵格有詩曰白骨似沙似雪勸君莫上望鄉
臺 神廟見詩責郴州稅柳多碧蓮根大如盃張嘗以墨印於詩
藁上以詫北人也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秘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子美秀如王年
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必拍手呼廉廉至則騎之人以為
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其子輒褰帷見神女日動歸時頭痛疾三
日而卒

公言近歲乘輿唐突者多為衛士毆傷宜造一木匣如甌狀隨駕而
行以御史一員掌之庶使冤抑可伸而良民無毆傷之害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灸背遂愈范峒善風鑿公
為中書舍人時峒曰凡坐絨毛要如半睡者公在馬上精神太衍
恐不久居此未幾果出知南京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溯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眾莫能和
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

坐上忽引去奩筆書一小紙內箒袋中同舟切取而觀皆詩句也
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
平淡難乃箒袋中所書也

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矍然
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中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怪也
杜常及第時在期集處為公言先夢已及第猶著白衣見主上被
髮常在衆中騎馬意欲先行為前三人擁而不得進又過一大澗
幾墮後得一人狀貌甚偉扶掖而過果第四人及第則前有三人
之應也後一人乃沈季長正如夢中所見時在諒闇中即被髮之
應也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

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拽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
違節制屏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下服來自是軍聲
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夕寤而燭之見
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于正義中出題三道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
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為文
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跣坐而化孫莘
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達為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啖之既而撫其背曰惜此身
他日一箇節度使

樊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

上遣數輩召與計事準辭疾

遣衛士昇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對

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

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

大亡國語不可固請鑿輿親征即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人

詔敕皆具天戈即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

馬亮善相人為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為州職官一見文靖即許以
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為國夫人何為與選人子亮曰此
所以為國夫人也

女暴之其妻怒曰吾嘗以此文為國夫人何為與入平亮曰此
馮亮善於入為聖祖盤同日召文辭父為州鄉官其文辭曰得此
臨煉皆其天父明日言萬歲平大聖聖之代也然而化次尚為文
子因詰不問請鑿與縣五州中兩對錄林於各戶燬百人
產中少舉曰王南必王趙等置中必刺表谷也二人以其職里者
其辭士與詠而人亦不至問日舉人陸之士何賦士圖曰武南一
其此亦與獻奏至舉舉國五部書 上聖燬輩各與信事舉報

歷代小史卷之三十四

聞見雜錄

太祖為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
殿直庭臣無迴避禮後 太祖每曰安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 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
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
始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温成患之一日歲大旱仁宗
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然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
答上心憂懼温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

之以為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曰
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
出而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
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北京兩遂霍

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
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為妄傳何至詰其
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
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共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
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瑞曰王德
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即令今出內東門了急乘遂涕下先

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
曰朕雖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
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
社稷幸甚久之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
楊文公以告先公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
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先公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
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
鬚撇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

至上前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輒取花擲地上顧之
曰我辛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
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
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
下宜為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
乖崖詰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
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
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即曰我白汝
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即數

其罪僕倉皇間以刀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
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
一弓劍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
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
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邪方鎮皆再拜呼
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偃蹇
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
復還媪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為火也
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

嘗見之其大如彈丸狀如水精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僊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炬而入有落燼即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夔峽將至灑潏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于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別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于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有分別其後皇

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永宗
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各冠其父祖所封國曰王子公孫皇字
惟皇子得稱焉時相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阻格不行宗正寺
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曆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為宗正
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
名人宗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
為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
耳蓋慶曆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于朝宮禁事
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人
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正記
與日曆修著其禁甚嚴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

蓋永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自予罷承今十餘年不聞復進
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
縹黃金軸神宗時詔為黃金蒜朶策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
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為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于太廟南
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報正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
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刊刻如冊者也其玉牒
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惟聖子得繼高時相呂申公喻大常少卿以書止洛不復行
道釋仙服歸講臺屬新創殿殿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
典備尚不悉朕書之錄亦宜矣
市無一人賦此典歸者皆曰王黼用王簡休校冊者其王黼
親五者王黼與宗師白晝玉堂心刻書書自同其亦賦而
黼故用此賦天必黃金為里能論皆黃金也其母奉安于太障南
懸黃金牌額宗師謂為黃金赫業以牌太顯對閣也于其宗師
可矣圖書籍奉未嘗咬王黼者其宗師亦來用金系白繫然金系
蓋亦天其入非與姑與宗師少自平猶亦今十餘年不復

歷代小史卷之三十五

行營雜錄

宋 趙葵 錄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
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
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
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
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
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于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
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

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
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于輟轅道中或嵩洛間後
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被襖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
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
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
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
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于木末鳥巢中數
日忽不見上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
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
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
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

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頽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
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
帝已崩矣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
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
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一處
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
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
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

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竒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久邀
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
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
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
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
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
其友人於鼎臣求為聞達于朝鼎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
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
語之曰我來雖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
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為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
敢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
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
人復為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朝廷所尊
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
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放有章奏即附驛欲
詣闕即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
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滅渭北妖狐窟穴空
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
旁吾其榮矣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

以為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湏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
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興國之號

大中祥符六年縣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
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北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
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王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
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
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
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
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
悉奉行天誅也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申於功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
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
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錦堂春云紅日遲遲
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
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髮無
價歎飄零官路在萬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
透筭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
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
父隔幙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 太宗神御前

香案自壞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豨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

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勢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茲深人材實難不

忍中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蘓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一一口又一方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殿東壁其略曰始建元基紹興德壽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祖傳甲庚吉建炎炎共盛之勢柰何五行逆順天

地之數非由人致朕嘗聞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起東南肇動干戈元衝立劫壬寅癸卯亦云哀哉甲辰乙巳丙午丁未丙有丙火天下生靈塗炭至半江表之虞莫知何辜戊申巳酉時正災劫庚戌辛亥偏重勢輕壬子癸丑後成改建甲寅乙卯立應豐穰丙辰丁巳朕已何在祖宗復有中興之後云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遁與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為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

金狄

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為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
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秋為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秋之成群干
舟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王霄之主是
膺金秋之風又云金秋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秋之魔而宣和
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鸞堂置酒時
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
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
原以金為國號識金秋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
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
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識可勝歎哉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

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
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
為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
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
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
胞胎所係父母相為感應

嘉興精巖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
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
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
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
不能免即嚙其鼻僧去翊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

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為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云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與為淫婦入

室取刀為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恠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遂卜吉于會稽民間冢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深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閔汝

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
簞足道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
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遂
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
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勘乃梢人與晟妾
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為妾所誘併與梢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
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而張氏反
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匿其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子無瘢痕宰恠而詰之乃仇
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酒卧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消又有

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
撲後方大治金瘡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
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
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
改官密院編修

紹興中金人遣其秘書監劉陶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
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
兵者只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能
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歷代小史
行都崇新門外麻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
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
乃為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逼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母
而留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窻外乃是野地女因窺
窻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窻下備語前事可急往其寮某將家報
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楊帥帥令人告報本寺云未
日郡王自齋舍寺僧行人力本府自遣厨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
卒擒下一僧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
女見父號慟遂綁三人主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遂去諸
髡



